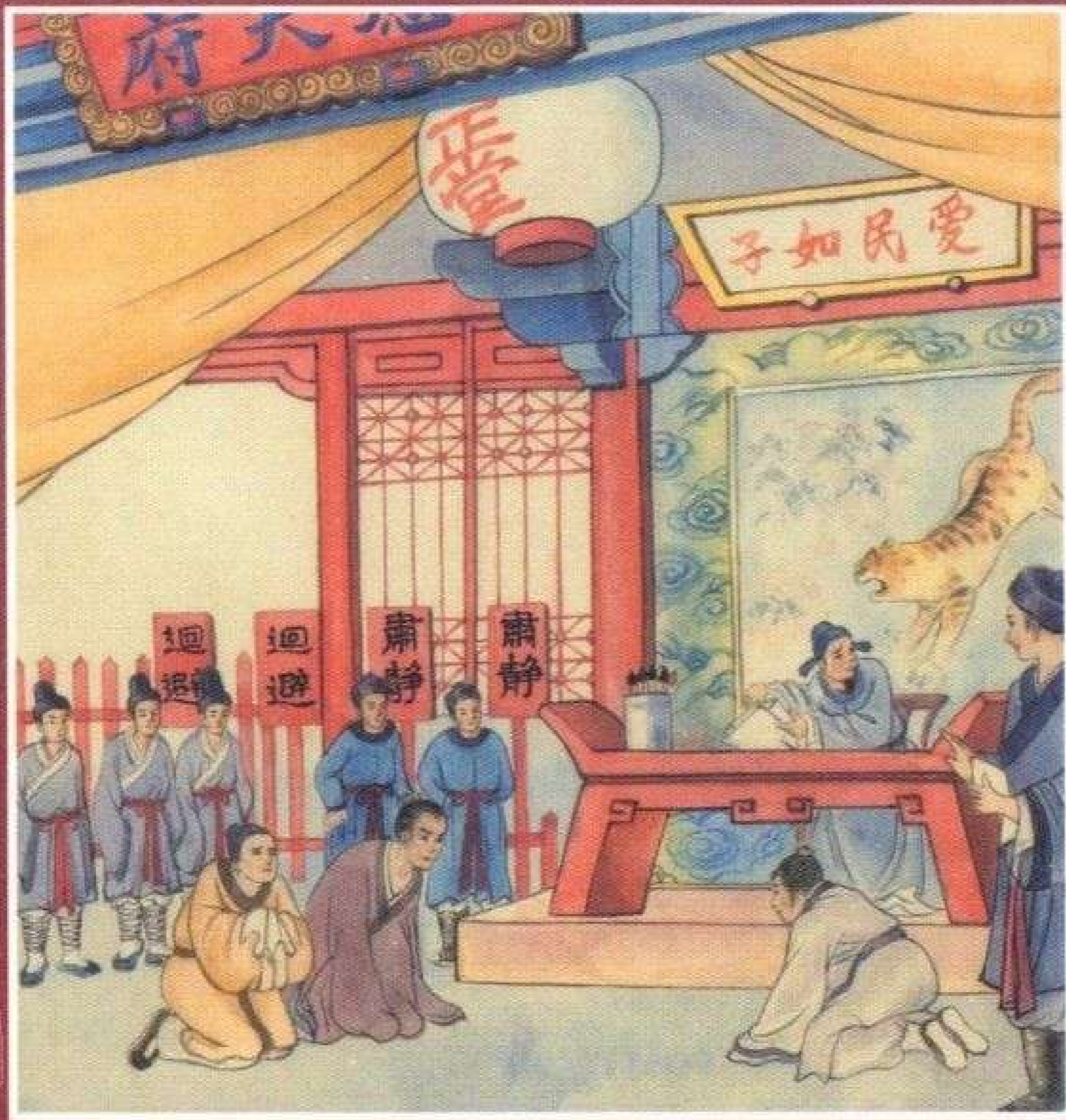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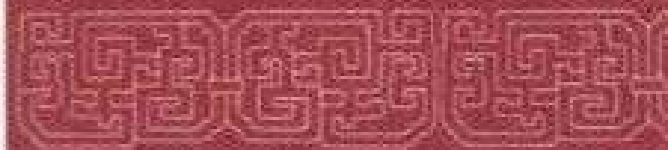


亂判葫蘆案



紅樓夢
連環一
畫之一



红楼梦之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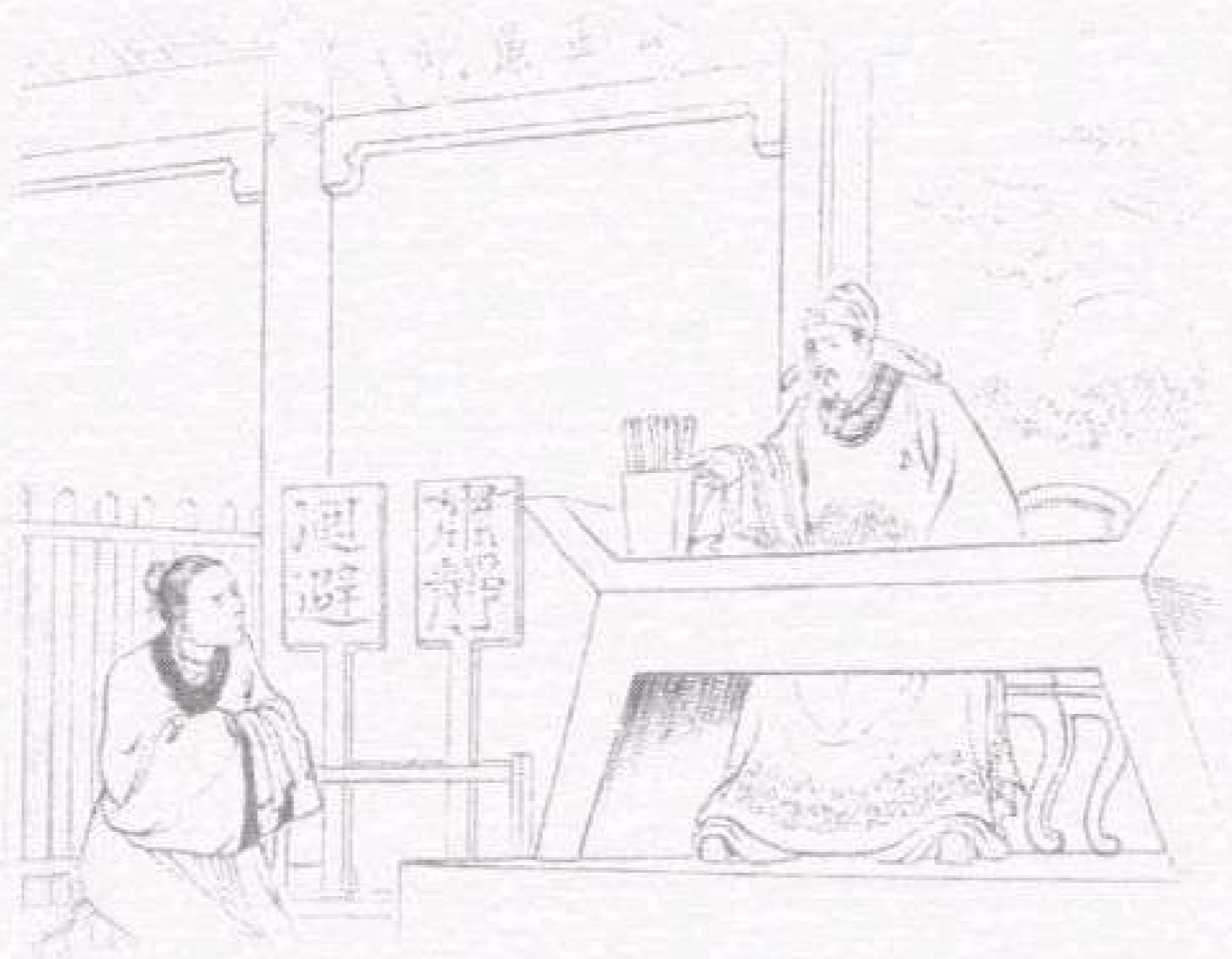
亂判葫蘆案

原著：曹雪芹

改编：潘勤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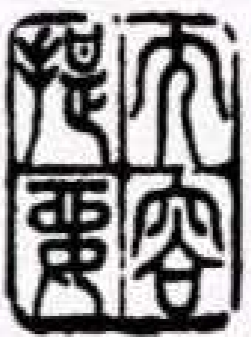
绘画：刘锡永

江南春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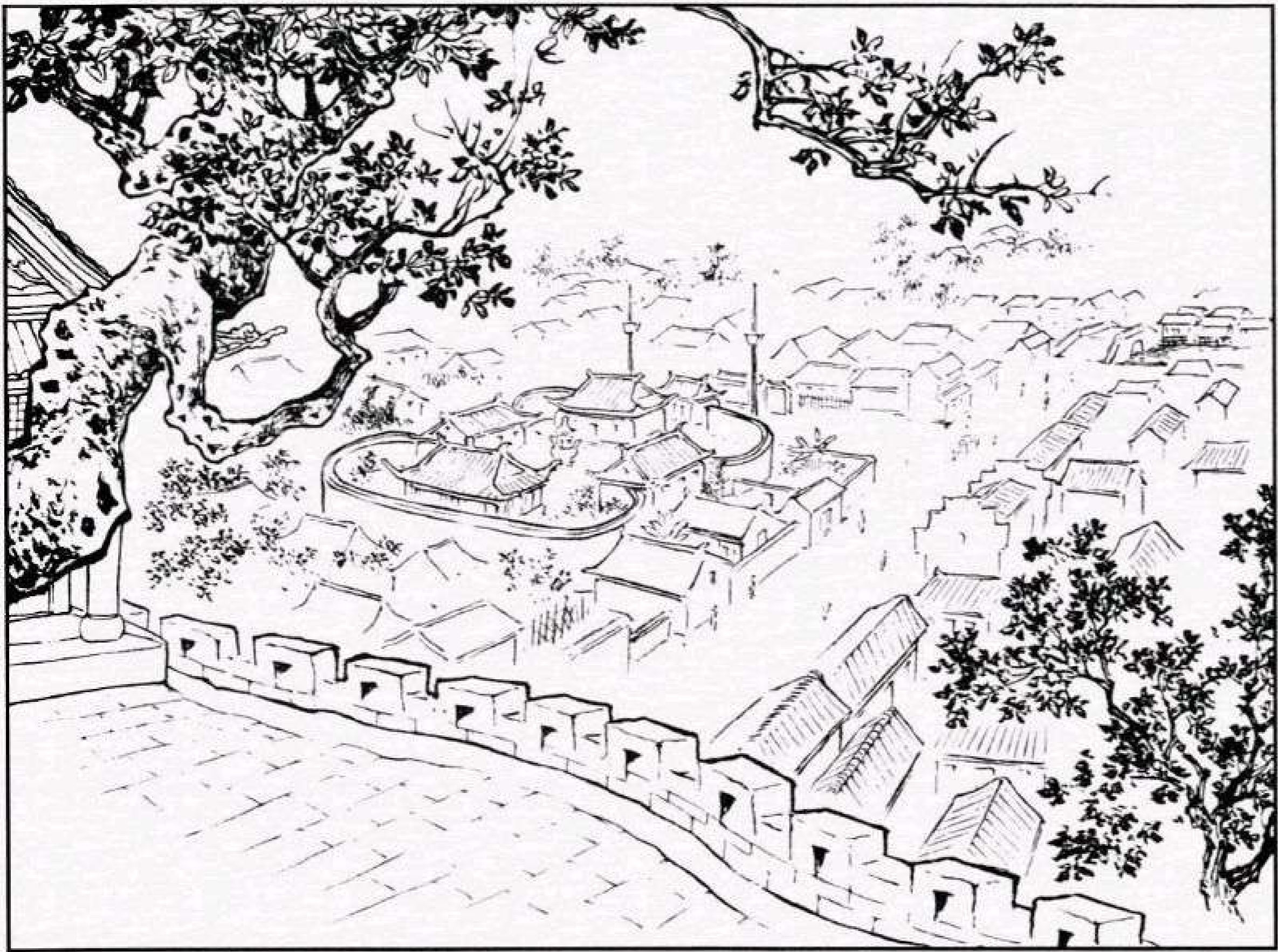




贾雨村原是一个穷书生，在苏州阊门外葫芦庙安身，中了进士做官后，因贪赃枉法，被参革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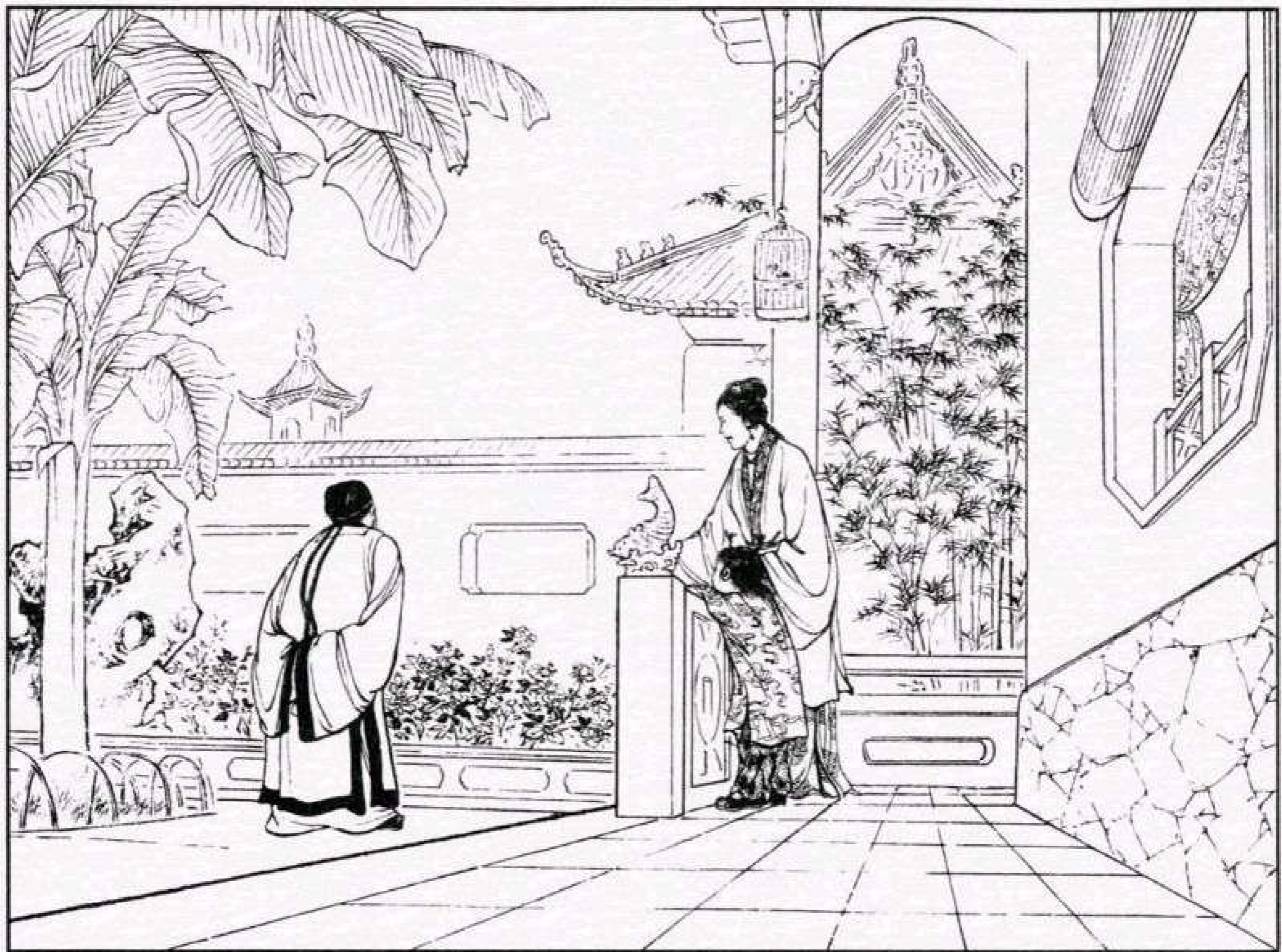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，他走了荣国府贾政的门路，不但复官，还升任金陵应天府的知府。他上任后受理的第一件案子是：冯、薛两人争买一女，殴死人命。这凶犯薛蟠是金陵一霸，又是贾政的外甥，贾雨村为保住『乌纱帽』，徇情枉法，胡乱判处此案，任凶犯逍遥法外。故事揭露了封建社会『官官相护』的黑暗。

苏州阊门外十里街仁清巷，有个古庙。因为庙基狭窄，像个葫芦，当地人都称它『葫芦庙』。



封，家里虽非十分富有，却也衣食宽裕，过得很好。

葫芦庙旁边住着一个乡绅，姓甄名士隐，妻子姓



甄士隐夫妇年纪都已半百，膝下只有一个五岁的女儿，乳名英莲。



英莲生得面目清秀，眉心中有米大一颗胭脂痣，性情又很乖巧，因此夫妇两个很疼爱她，不是抱在怀中，便是逗她玩耍。



一天，甄士隐正在家里吃酒作诗，忽见寄住在隔壁葫芦庙里的一个穷书生——贾雨村走来，士隐连忙让座，两人谈论诗文，很是投机。



这贾雨村进京求取功名，来到苏州，暂在庙里安身，靠卖文卖字为生，因与甄士隐是邻居，两人便做了朋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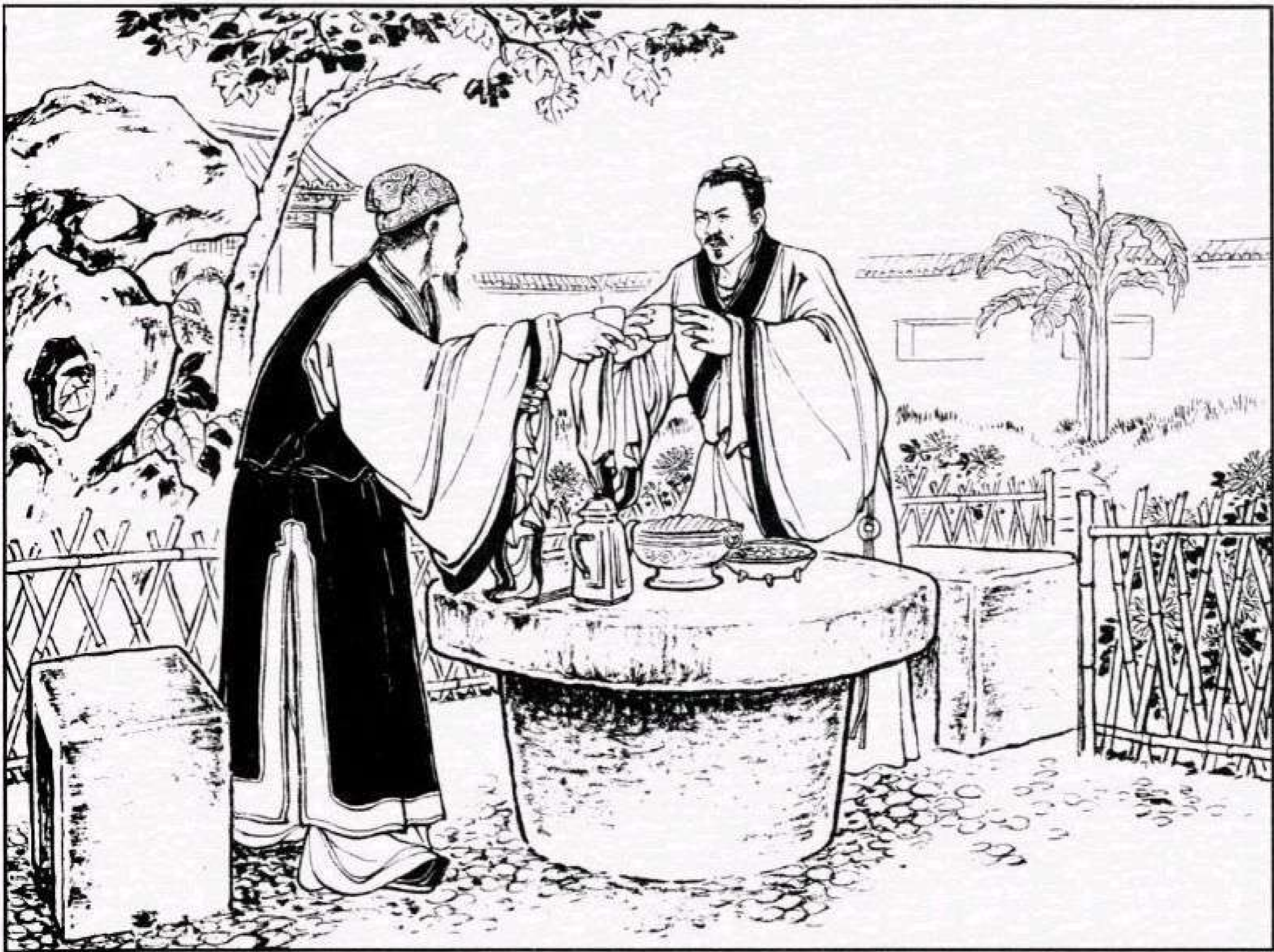
两人一面吃酒，一面谈论，贾雨村有了几分酒意，渐渐勾起心事，想到自己功名不成，流落异乡，不觉伤感起来。



甄士隐劝慰贾雨村道：『凭老兄的高才实学，总有一天会飞黄腾达的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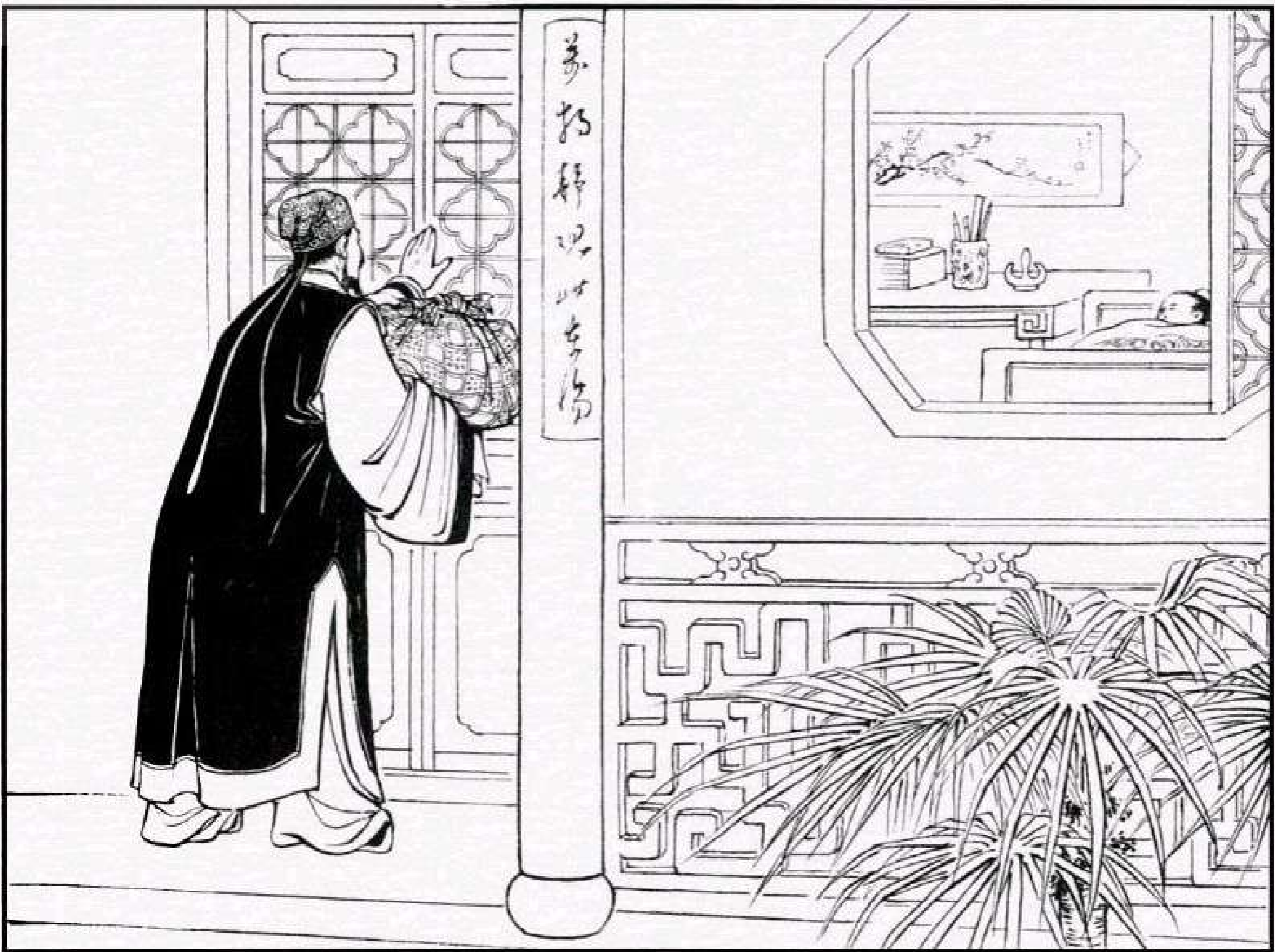
雨村干了一杯酒，叹道：『倒不是酒后狂言，功名一事，我自己还有点把握，只是如今没有盘费……』



士隐忙说：『既是如此，老兄何不早说？这事我有办法，今日且请尽兴。』两人依旧吃酒谈笑，直到深夜方散。



次日一早，贾雨村还没有起身，甄士隐已经来到葫芦庙里，拿出五十两银子，送给雨村做进京赶考的盘费，又赠他两套冬衣。



雨村收了银子、衣服，倒像不大在乎的样子，谢过几句就算了。士隐又说了些预祝『高中』的话，当下便告辞了。



下一天，甄士隐又替雨村写了几封荐书，差家人霍启到葫芦庙中去请雨村来，不料小和尚说：「贾老爷早在清晨进京去了。」」



自那以后，甄士隐少了个日常往来的朋友，感到有些无聊。幸喜英莲年纪虽小，却是乖巧可爱，爷儿俩玩玩笑笑，倒也不觉寂寞。



这一晚，正是元宵佳节，十里街上家家张灯，十分热闹。士隐让霍启抱了英莲去看花灯，还叮嘱他们早些回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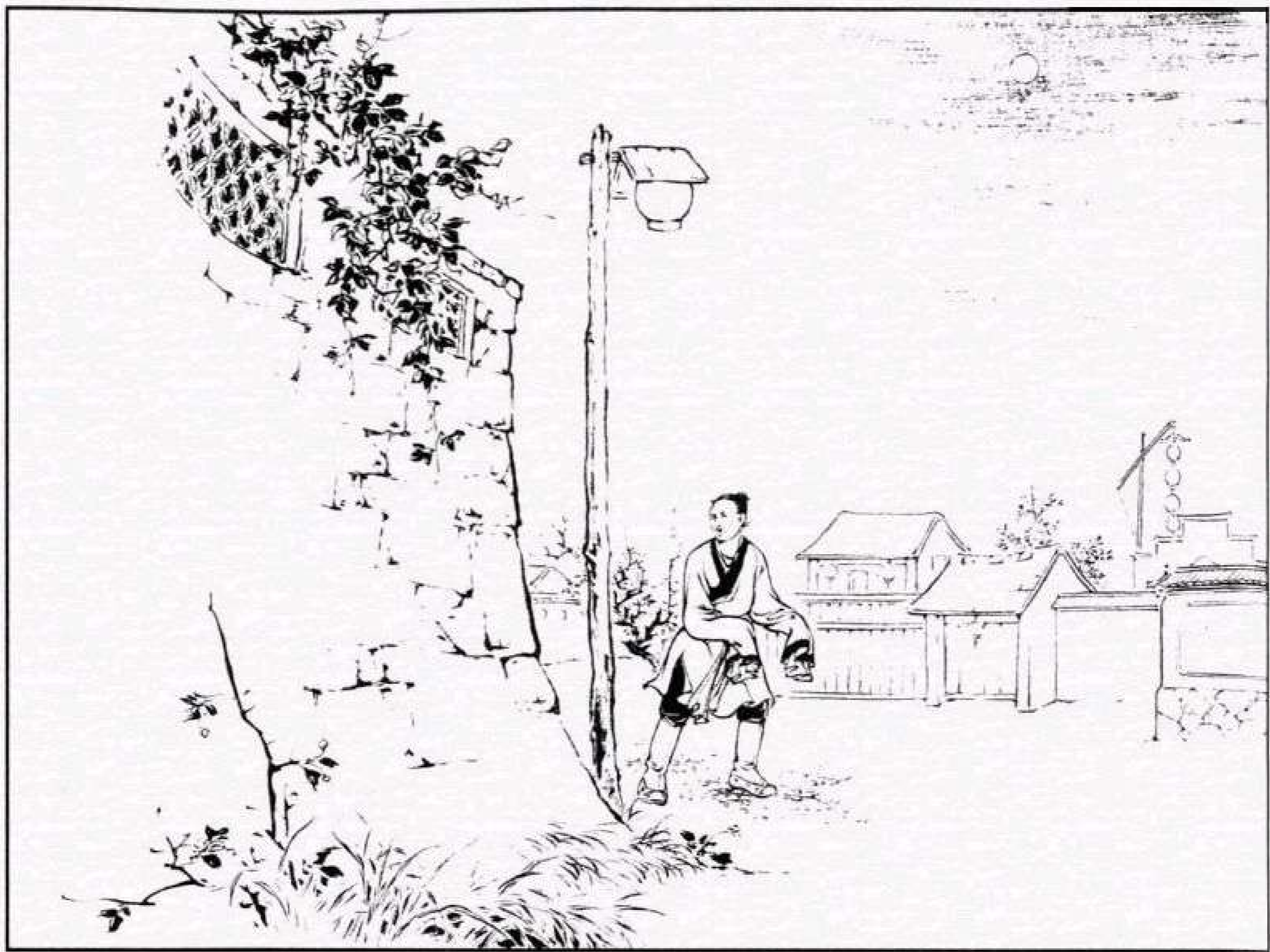
霍启抱着英莲在人丛里挤来挤去，只顾贪看灯景，直到夜深。霍启因要小解，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。



不想霍启小解回来，门槛上不见了英莲，这一来可把霍启急坏了，直寻了半夜，还是不见英莲踪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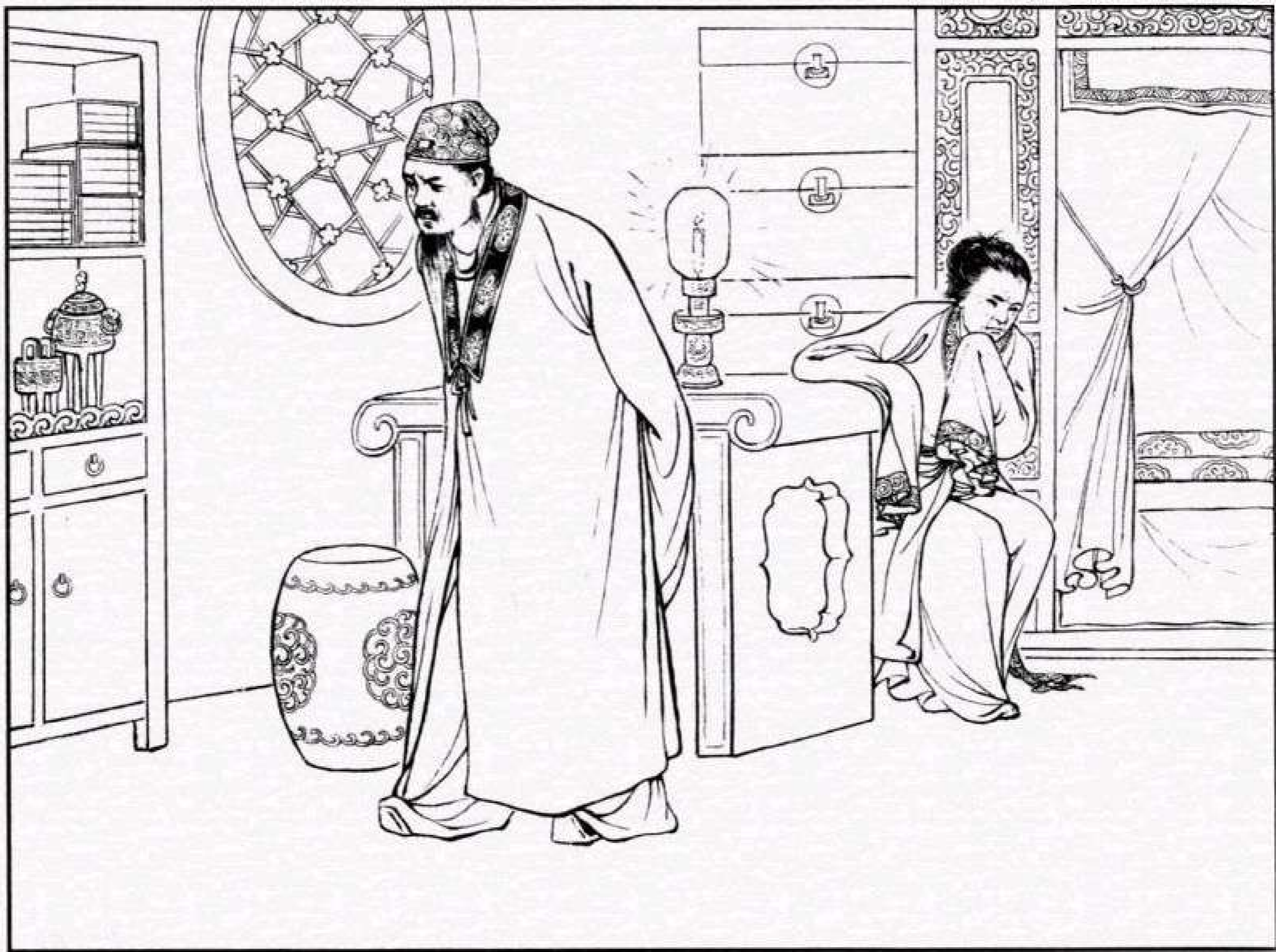
霍启知道闯了大祸，也不敢回去见主人，心里一横，索性逃往他乡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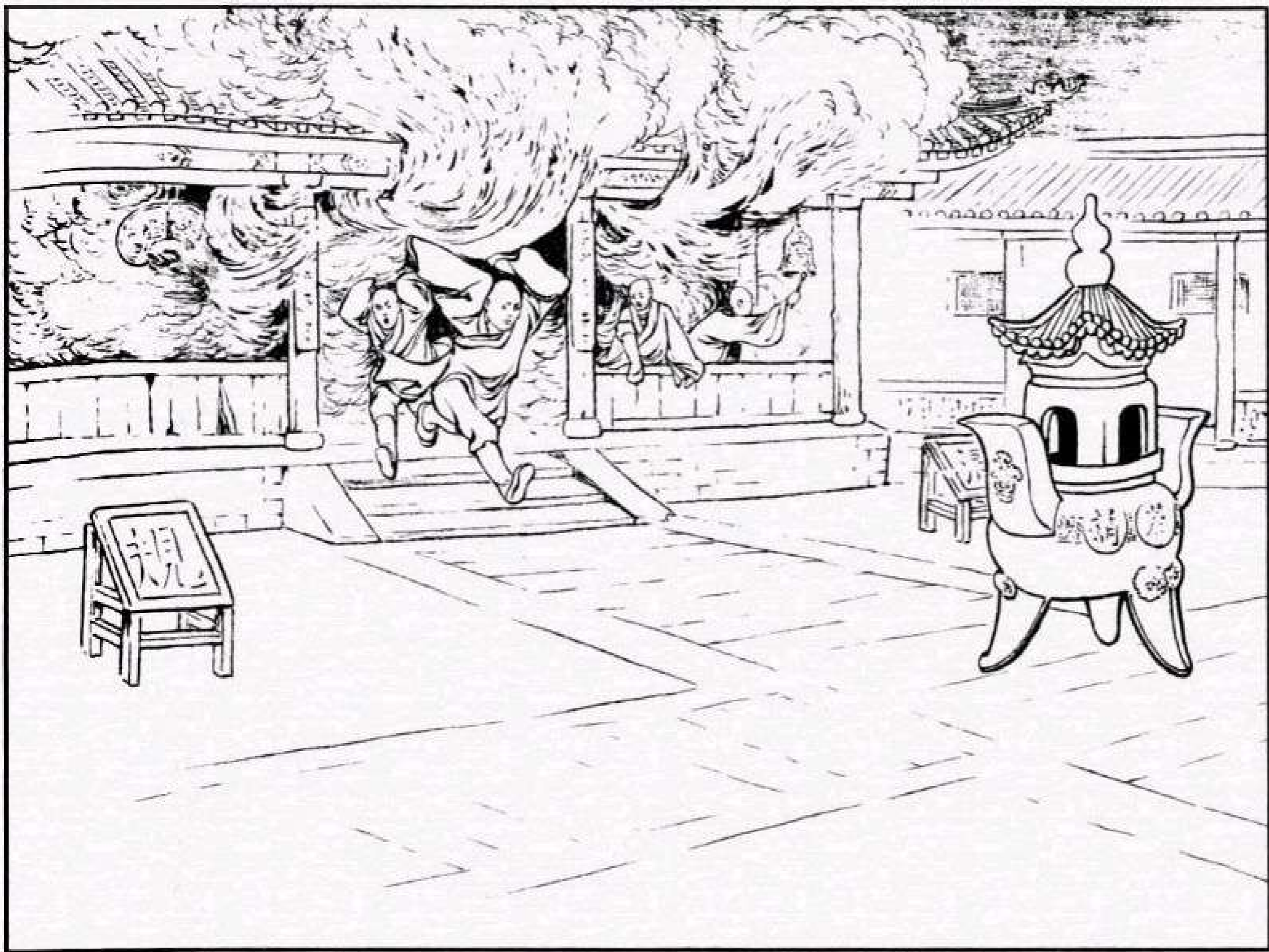
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，霍启也没了踪影，非常着急，只得差了几个人分头去找寻。忙乱几天，依旧消息全无。



夫妇两个半世只生此女，一旦失去，愈想愈伤心，日夜哭泣。不到一月，士隐先已忧闷成疾，接着封氏也病倒了。



好不容易士隐、封氏的病渐渐好了起来，谁知二月十五那天，隔壁葫芦庙中做道场，因为和尚不小心，惹出了火灾。



这葫芦庙原已古老，再加竹篱木板都是容易着火之物，不消多少时候，早就把佛殿僧房烧得一千二净。



那火势尽向四周蔓延开去，竟将一条十里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。这场大火直烧了一昼夜方才熄灭，也不知烧了多少人家。



甄家因近在隔壁，首先遭殃，屋子早成了一堆瓦砾，幸而夫妇两个不曾烧死，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



甄士隐既失去了爱女，又遭到这场火灾，真是雪上加霜，没奈何将一些田地变卖了，带着封氏，投他岳父家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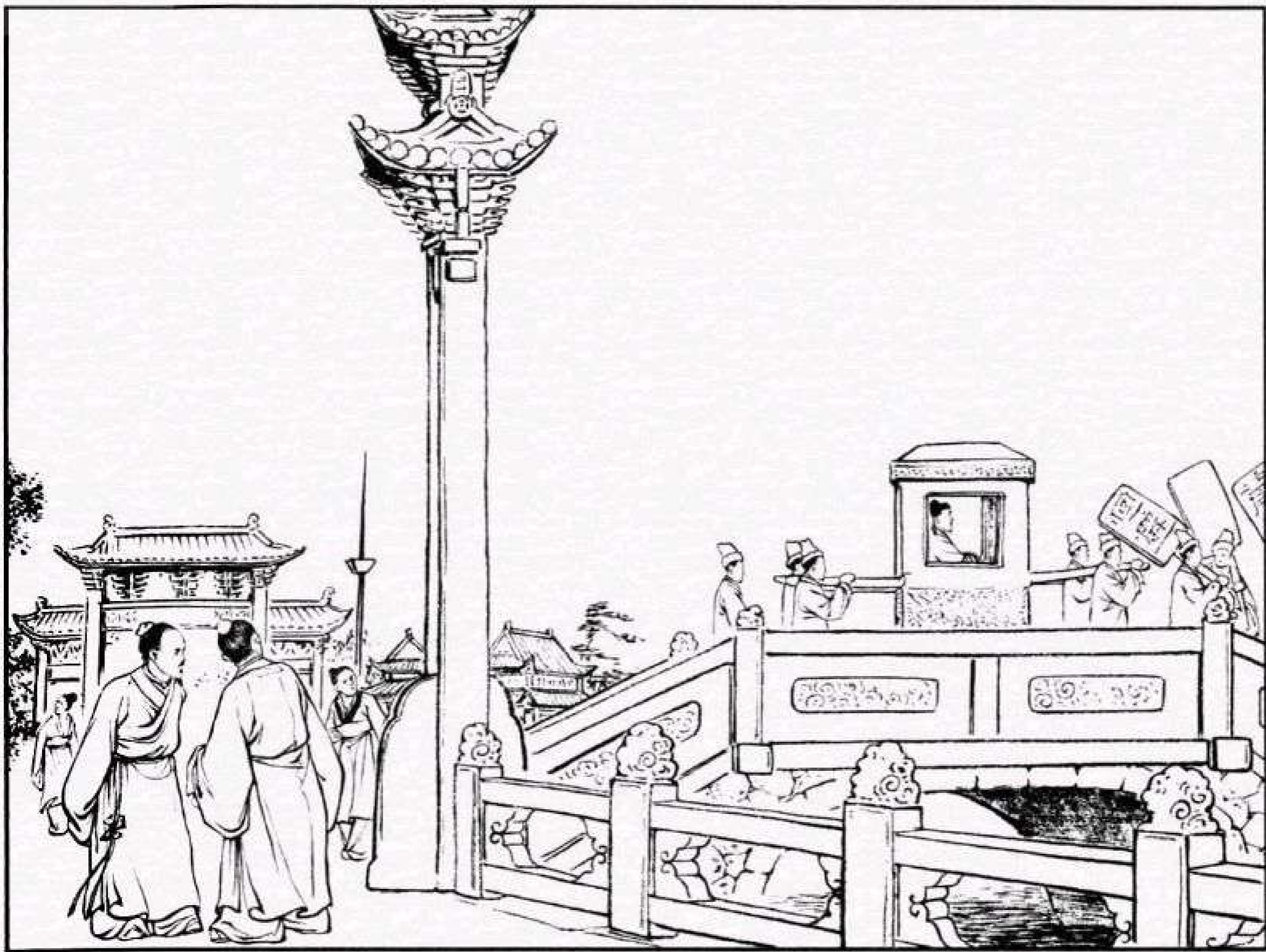


京赶考，居然中了进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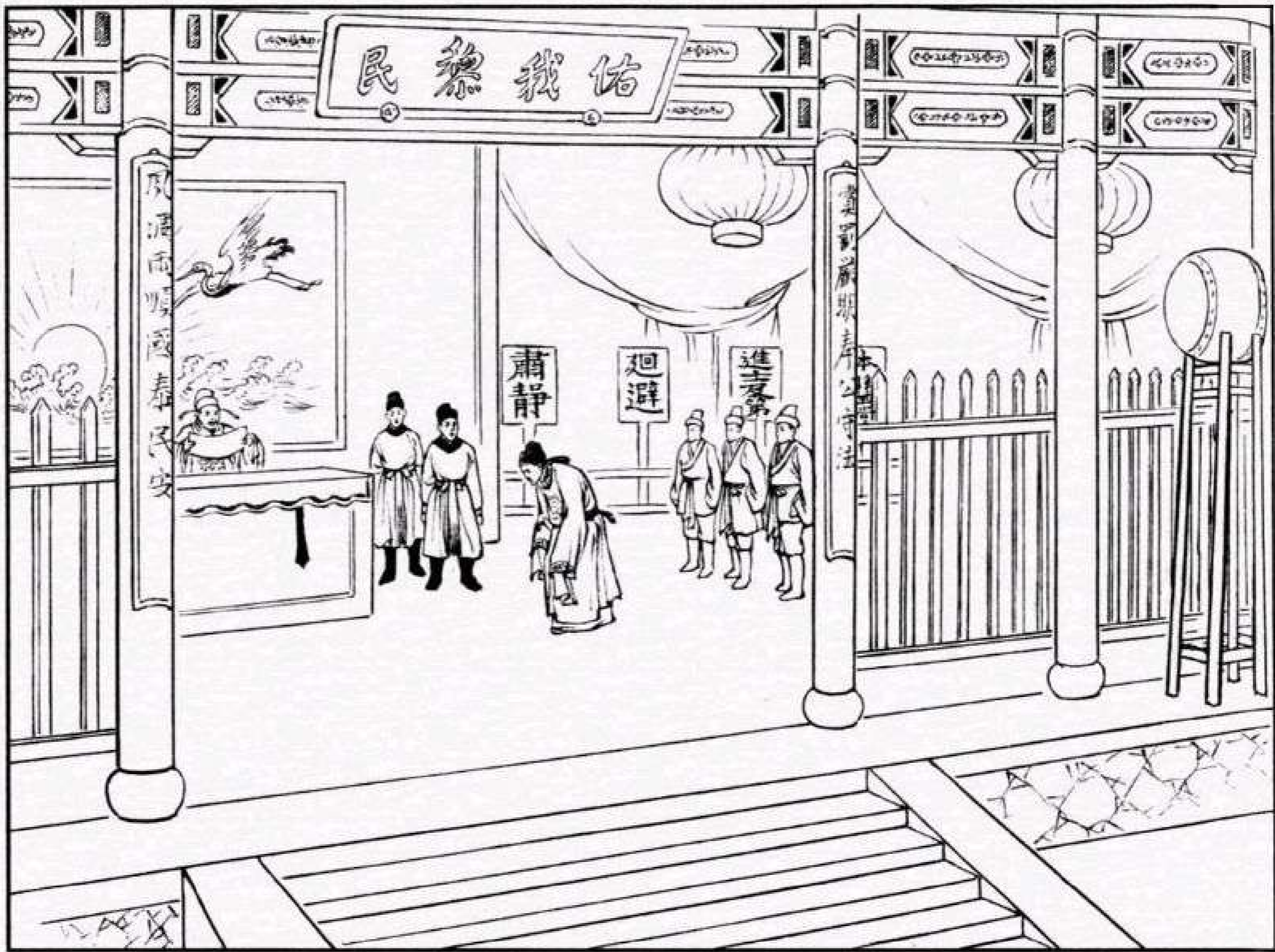
却说贾雨村那年得到甄士隐赠银之后，随即起程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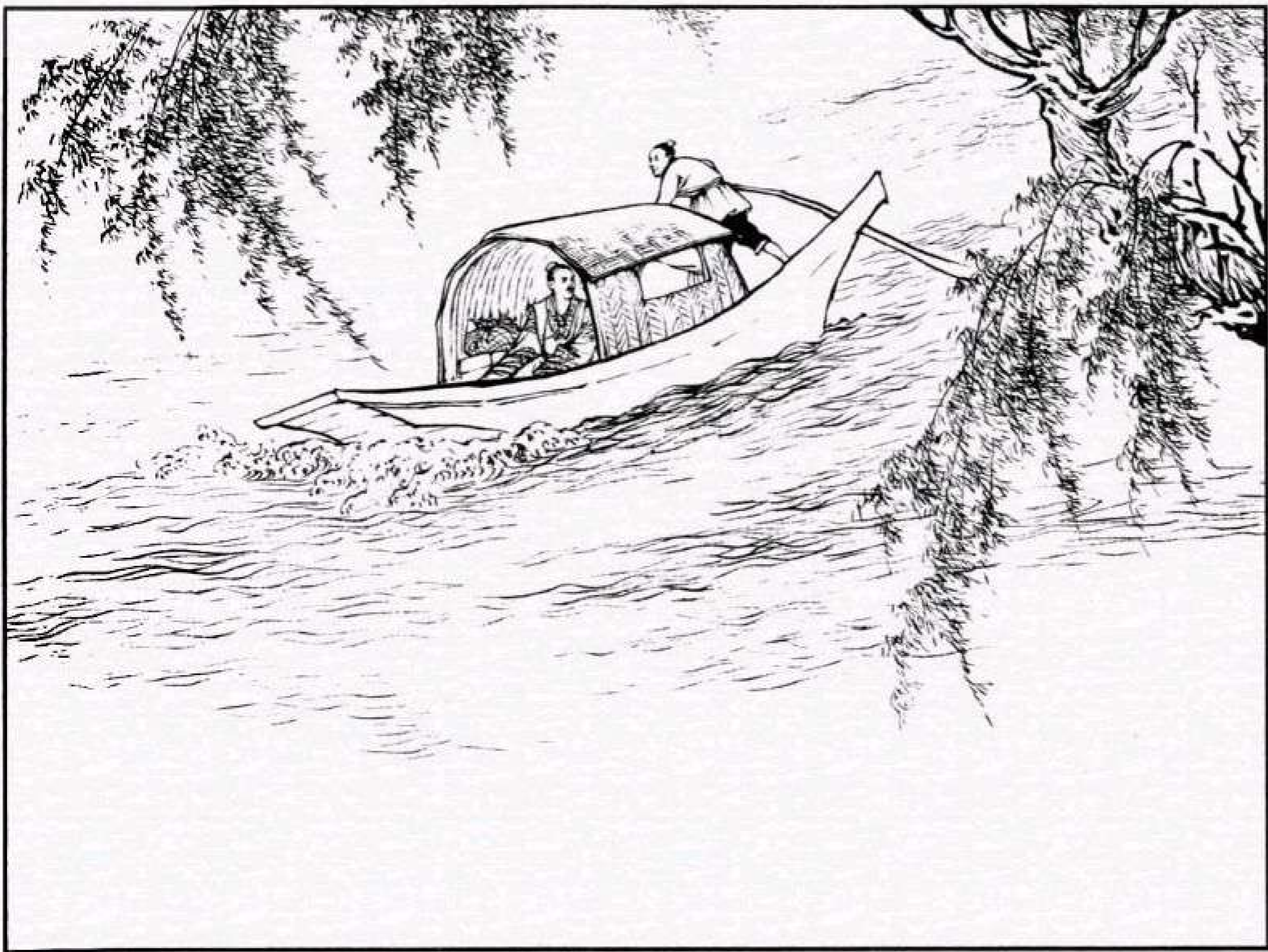
从此贾雨村一帆风顺，几年以后，做了县太爷。那雨村虽有些才干，却是十分贪财，而且脾气傲慢，弄得上下都对他不满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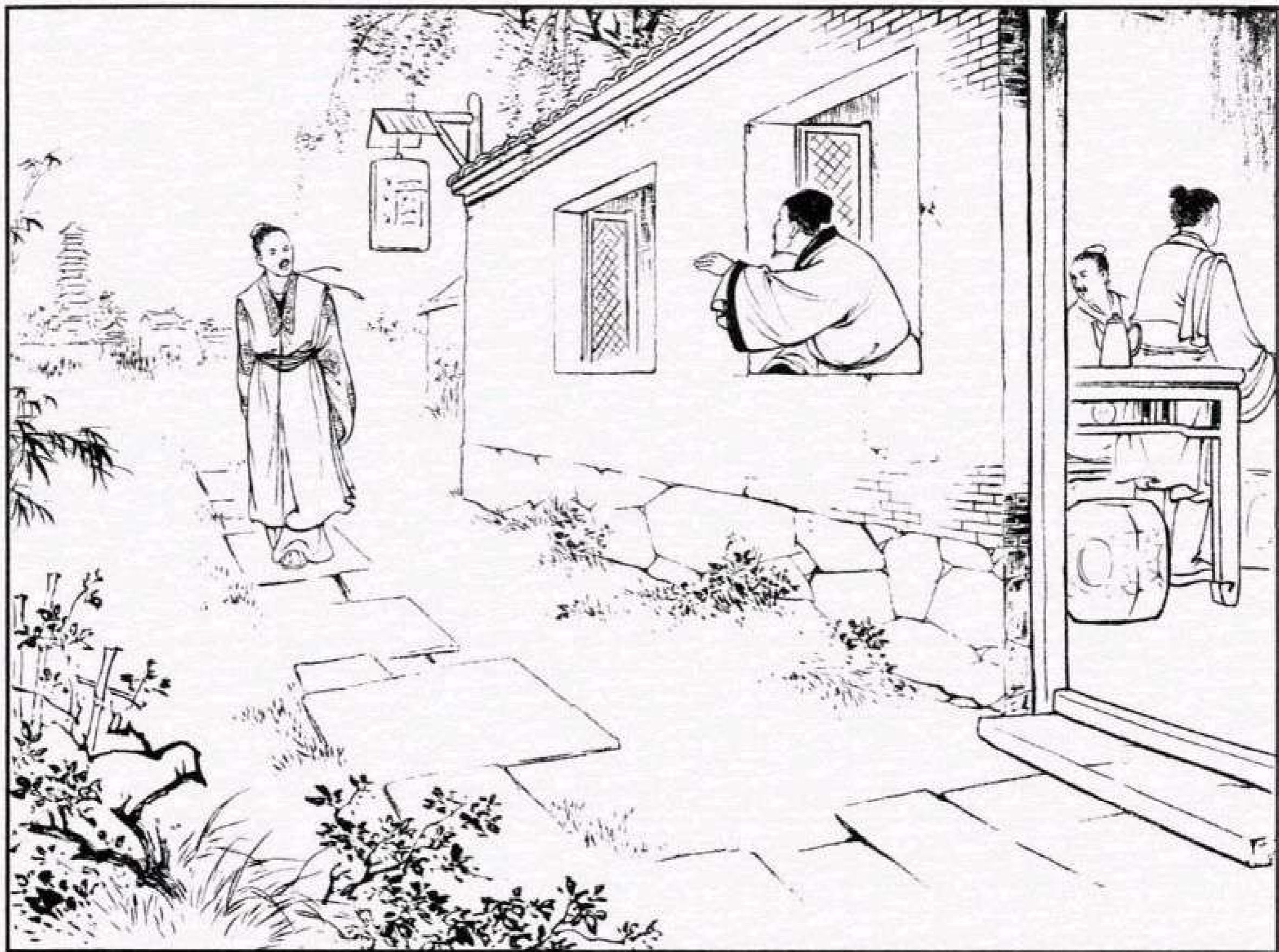
不久，雨村被上司参了一本，说他貌似有才，性实狡猾；又举出他许多贪赃枉法、勾结乡绅的罪状。吏部准了，立即将雨村革了职。



贾雨村心里十分懊恼，却喜做官以来，已搜刮得不少钱财，便交代过了公事，把家属送至原籍安顿，自己却到各处游览去了。



一天，雨村到了扬州地方，散步城郊，走近一家酒店，忽见有一人笑着招呼，对他说道：『雨村兄，恭喜了！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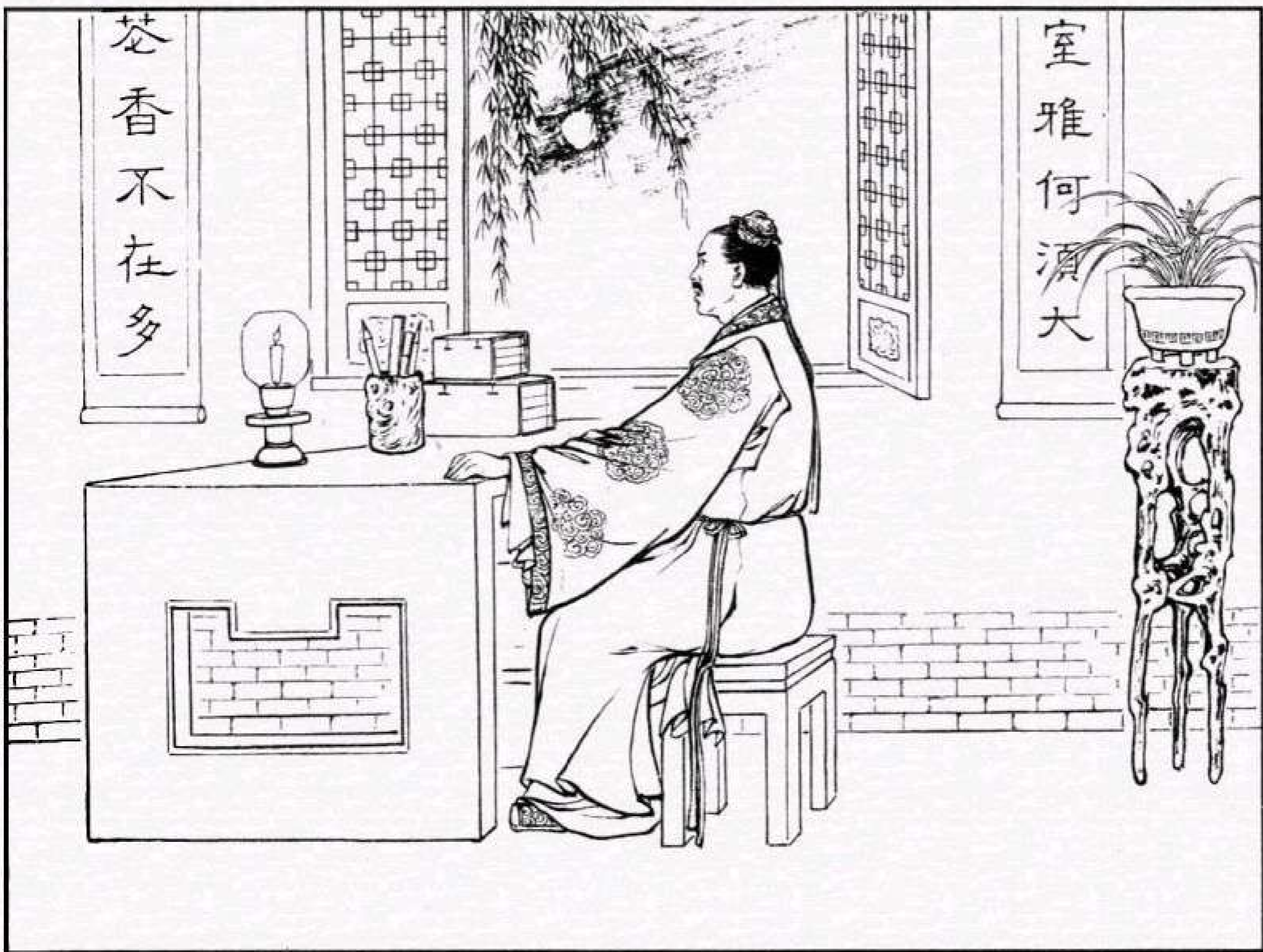
雨村定睛看时，竟是当日同被革职的一个同僚张如圭。他是本地人，革职后还是四下找寻门路，老想复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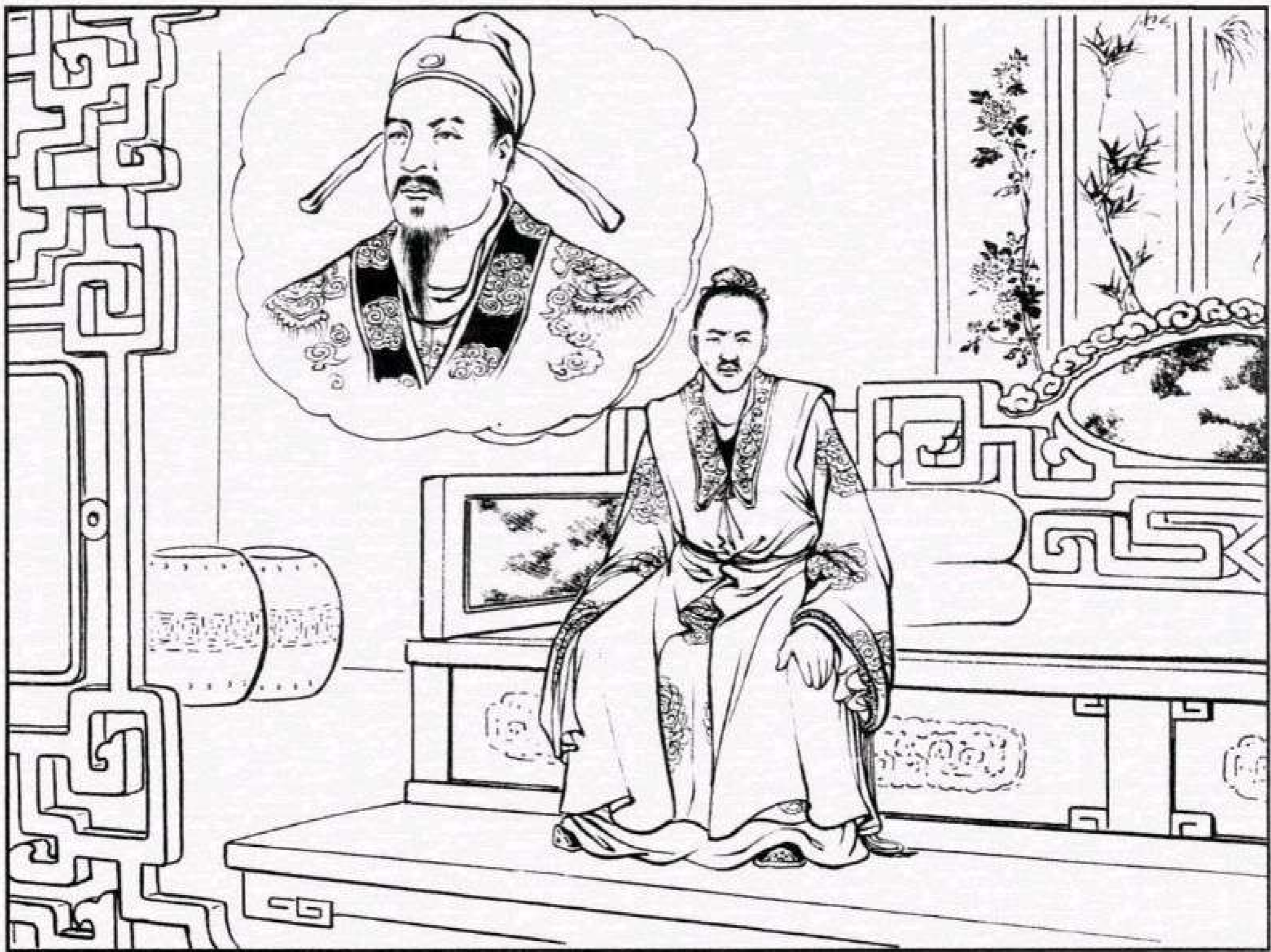
两人见了礼，雨村便问何来的『喜』。张如圭说：『你还不知道么，最近京里有消息，凡革职的人，只要有人保荐，都可以复官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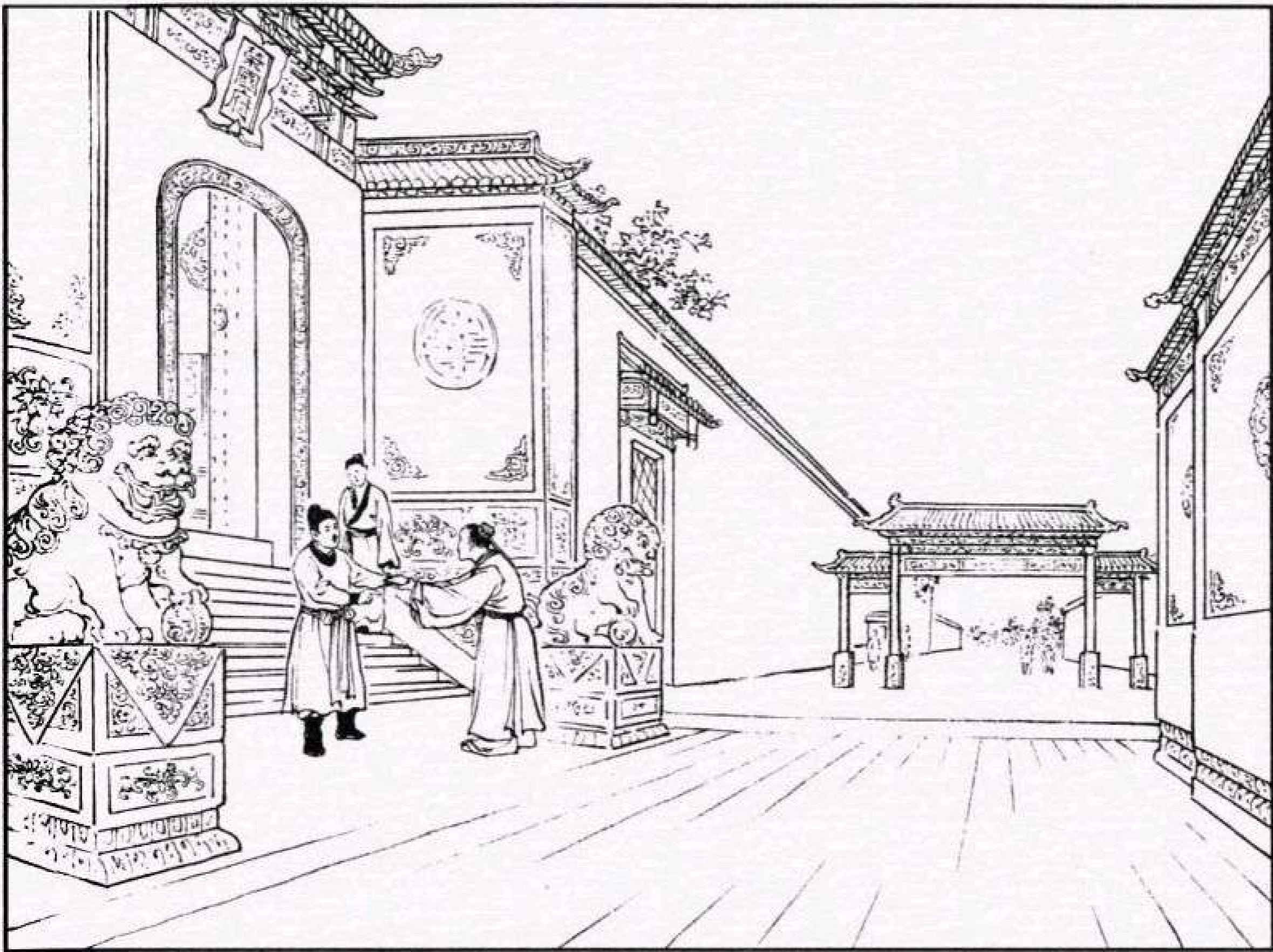
贾雨村听说，嘴上不说什么，心里却是十分高兴，当下别了张如圭，回到寓处，足足盘算了半夜，到底给他想出一条路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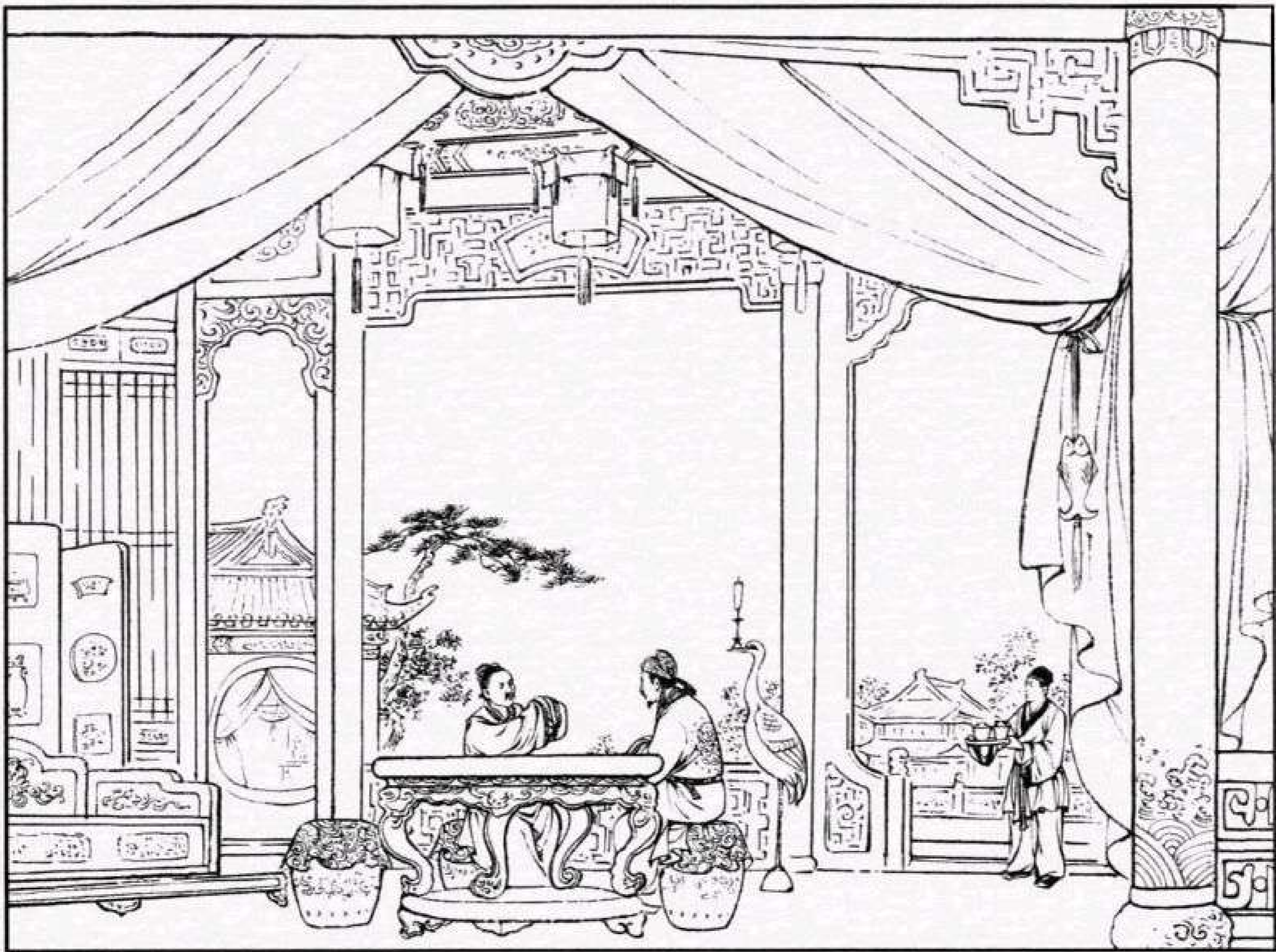
原来贾雨村虽是湖州人，却与京中荣国府贾政同宗。贾政是功臣之后，又兼当今贵妃之父，要是他肯帮一下忙，复官准有希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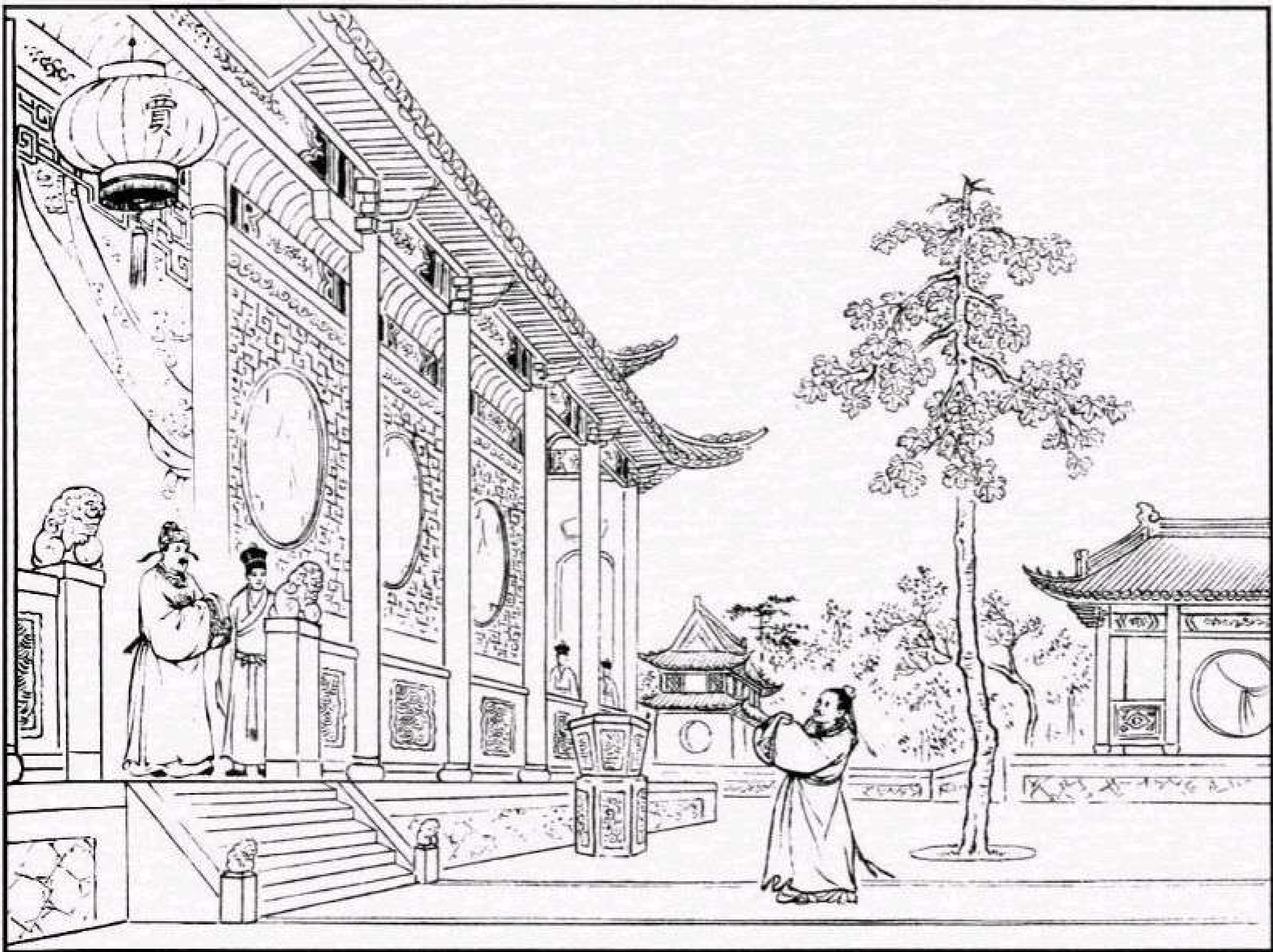
次日，贾雨村也不告知张如圭，便离了扬州地方，随即进京。到京之后，雨村整了衣冠，拿了『宗侄』的名帖投荣国府来。



贾政看了名帖，请入相会，见雨村相貌魁伟，言谈不俗，又知他曾在妹丈林如海那里教过书，因此一口应承帮忙。



在贾政疏通之下，不到两月，贾雨村非但复职，而且升了金陵应天府知府。雨村好不得意，谢了贾政，上任去了。



却说这金陵地方乃是东南唯一繁华都会，也是贵族、豪门集中所在。正因如此，所以倚财仗势、欺压百姓的事就特别多。



当地有个世家公子，姓冯名渊，年纪十八九岁，父母都死了，靠着些遗产度日，还没有娶妻成家。



一天，冯渊正要外出游玩，只见门口有一个中年男子，身旁站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在啼哭，许多人围着观看。



冯渊心里奇怪，一问之下，说是父女两个，因访亲不遇，流落在此，那人打算把女儿卖几两银子，充作回乡盘费。



那人向众人说了许多苦处，却没有个受主。冯渊看那女孩子，面目十分清秀，眉心有一颗胭脂痣，更显得可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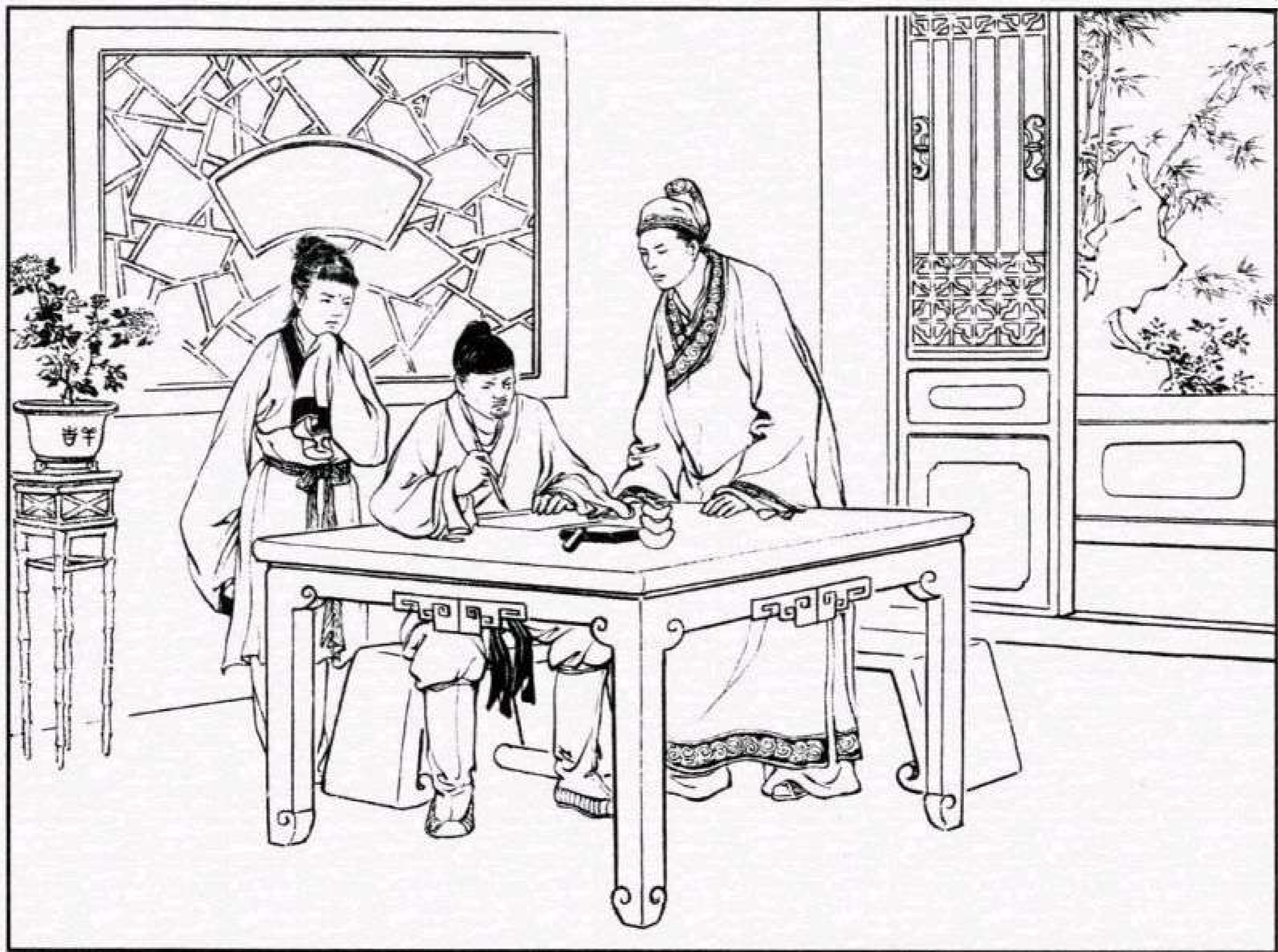


冯渊心想：这女孩委实可怜，自己正想娶妻成家，何不买了？一则是好事，二则像这等标致的模样，怕也一时没处找。当下冯渊叫父女两个同到家里。



两个先回去，以便布置新房，约好三日后进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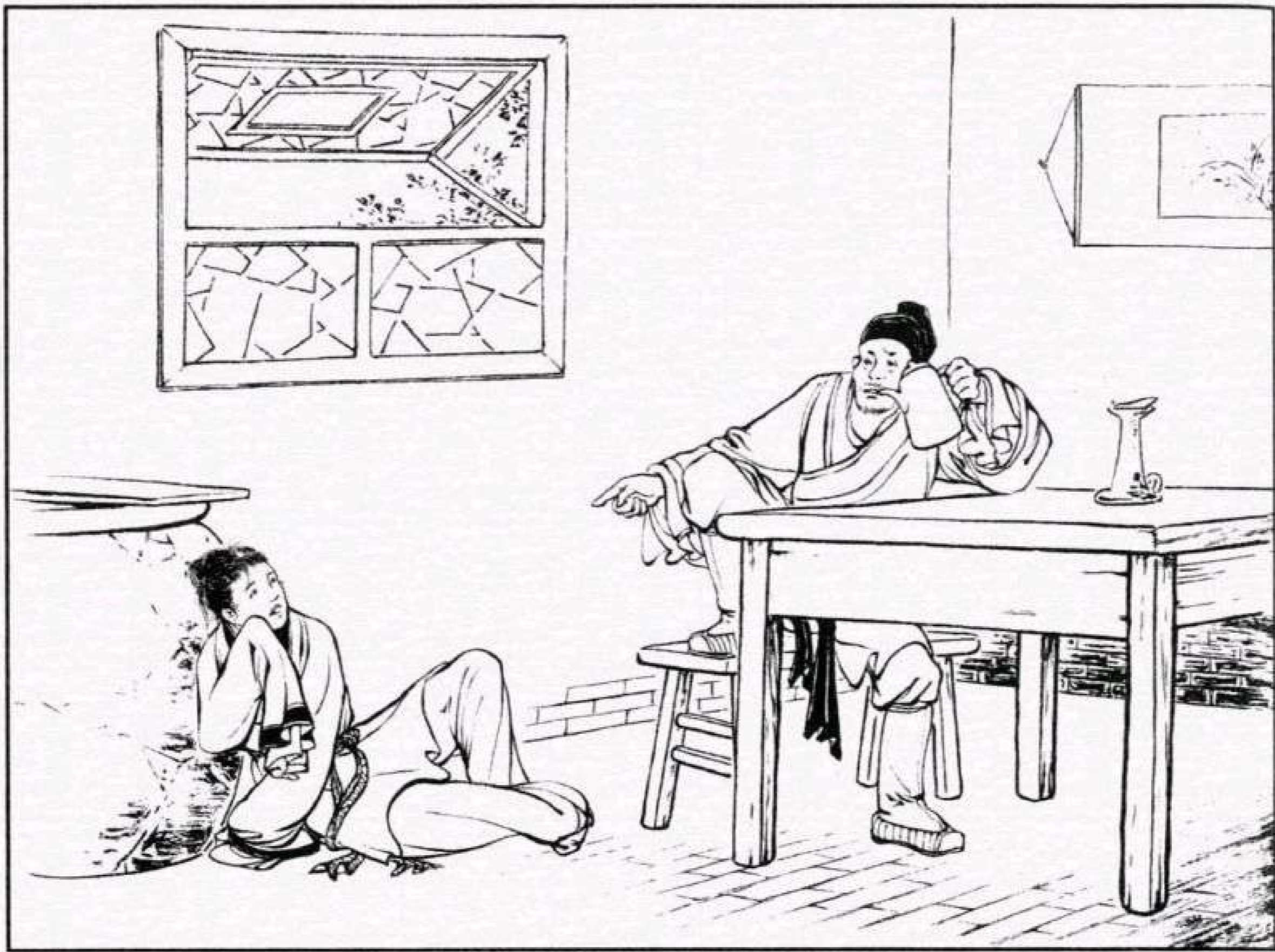
双方讲定身价银子三十两，当场兑讫。冯渊叫父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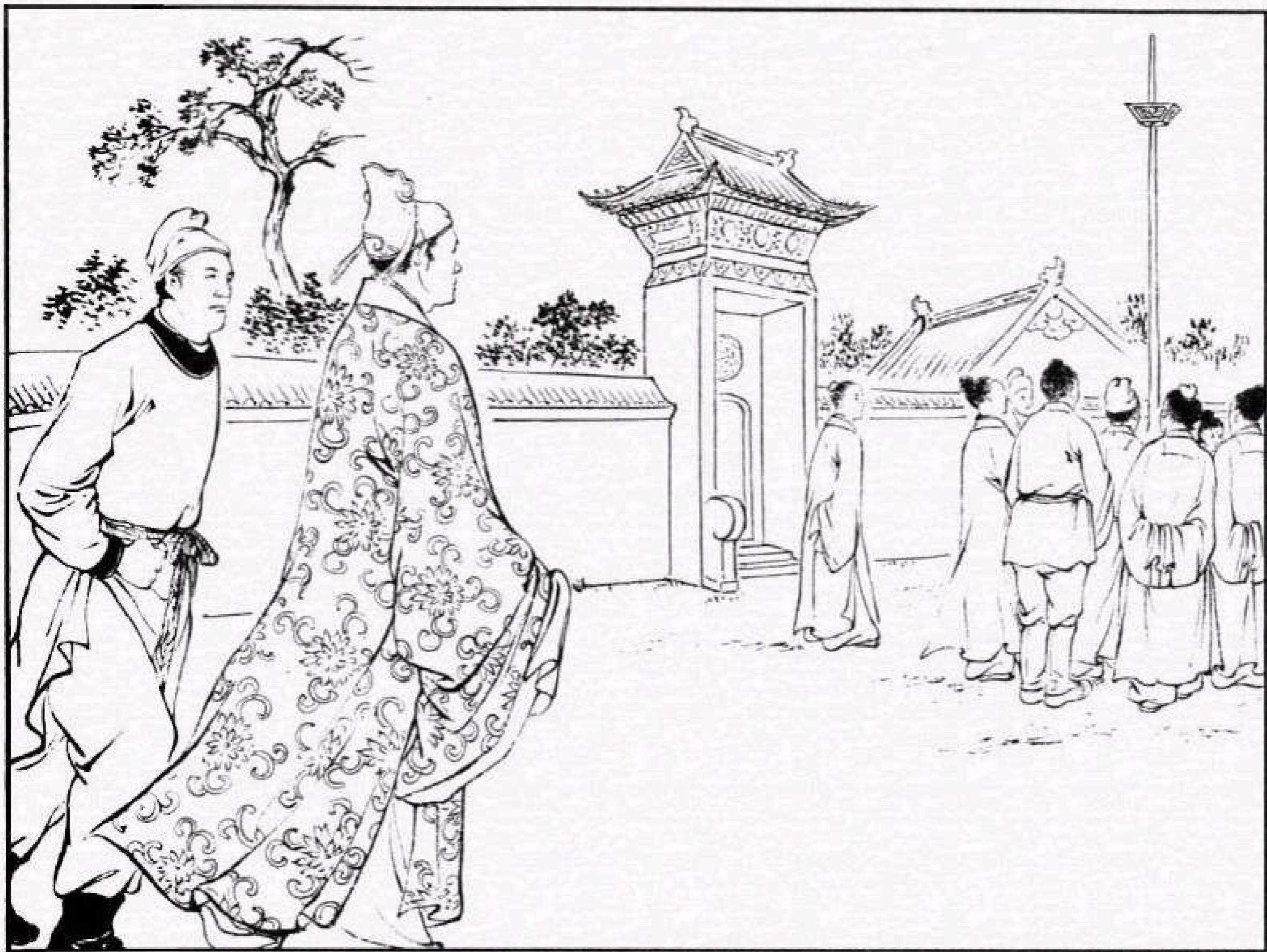
不想冯渊一片好意，却上了一个大当，原来对方是个拐子。这拐子，专门拐骗幼女，养到十三四岁，便带到别地方转卖。



那些被拐的女孩最是可怜，大都忘了父母和乡里，即使有记性好的，也被拐子打怕了，不敢直说。英莲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

这拐子收了冯渊银子，心还不足，又换个地方做起圈套。这天正在那里如法炮制，不防闯进一个人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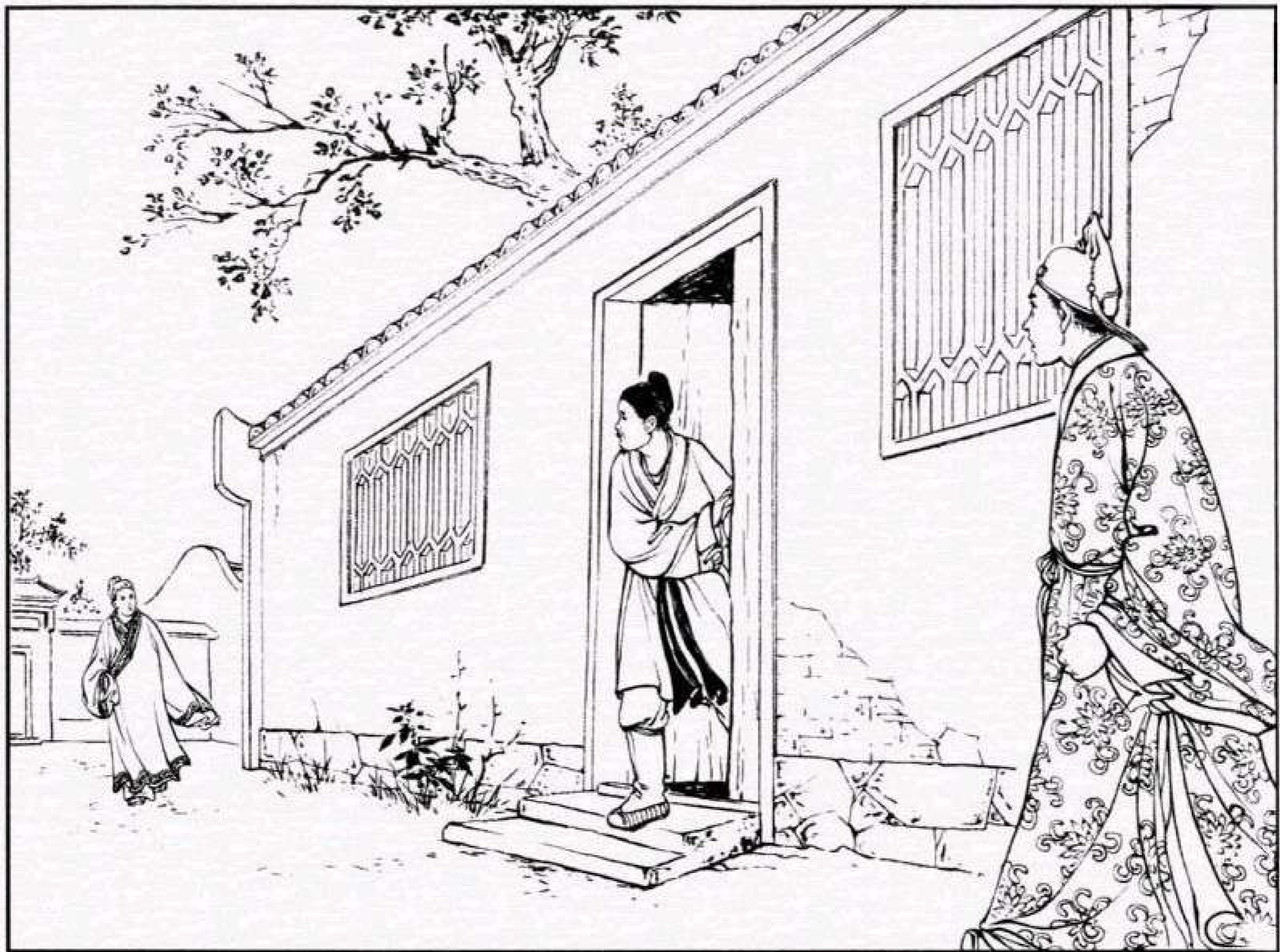
这人姓薛名蟠，是金陵第一豪富，父亲已死，母亲与荣国府贾政的妻子王夫人是同胞姊妹，凭着财势，这薛蟠便成了地方上一霸。



薛蟠撞着拐子在做卖女的圈套，不明底细，见那女孩生得秀丽，便蓄意买来作妾，当下付了银子，约日送进薛府。



那拐子得了两家银子，原想逃走了事，谁知正要溜走的当儿，恰巧冯、薛两家同时来领那个女孩了。



拐子给人拿住现赃现证，理屈词穷，结果被薛蟠带来的豪奴打了个半死。那拐子只是求饶，说银子尚未花用，情愿退还。



偏是两家都不肯收回银子，坚持要人。冯渊声言买到在先，薛蟠则说他出的银子多。两下各执一词，不肯相让。



这薛蟠诨名『呆霸王』，平常横行惯了，谁也不敢逆他的性子，如今见冯渊竟敢顶撞，不觉性起，便喝令下人动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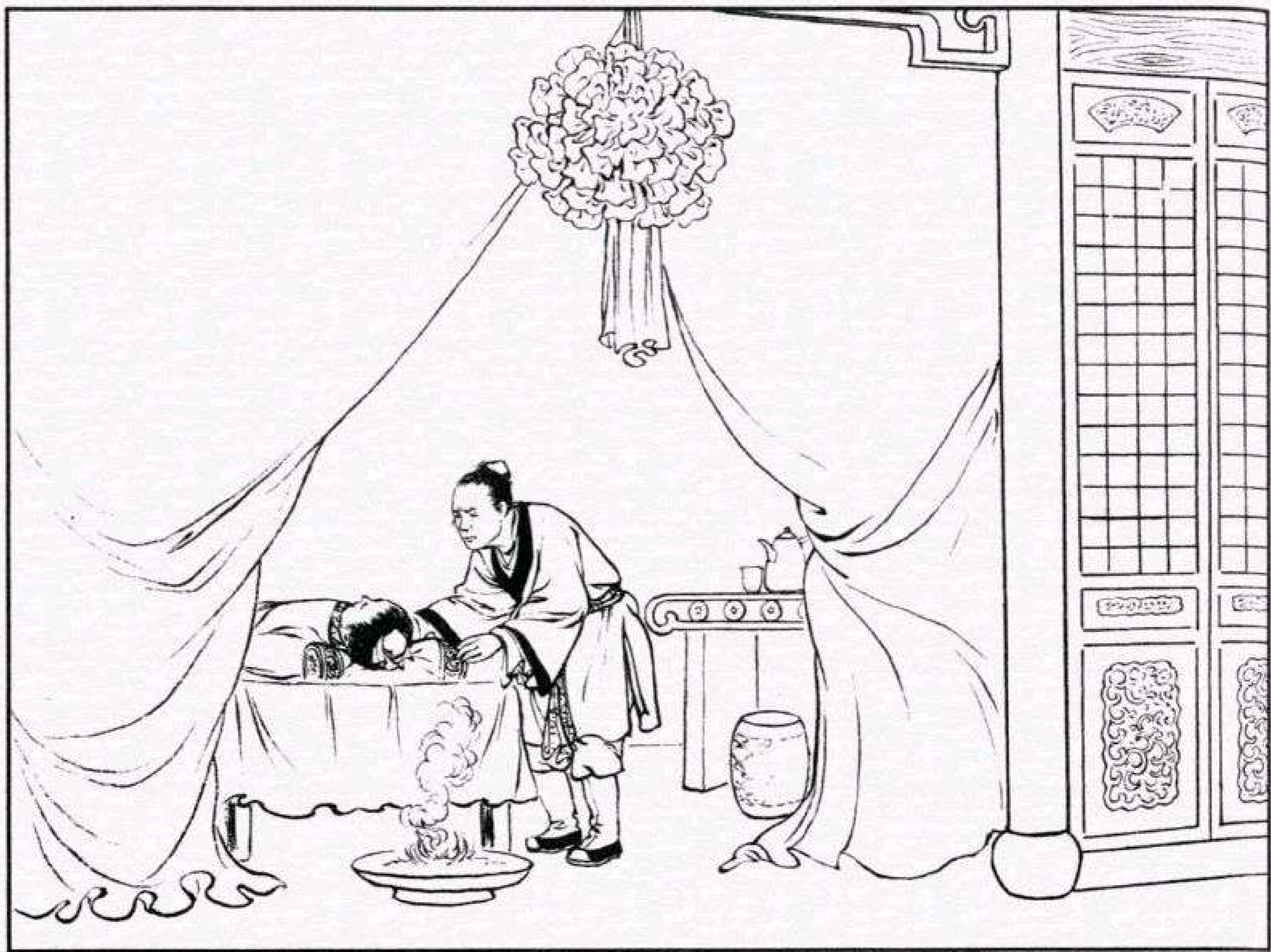
众豪奴听到薛蟠吩咐，围住冯渊就打。冯渊如何能够抵敌，不消片刻，早被打得遍体鳞伤，奄奄一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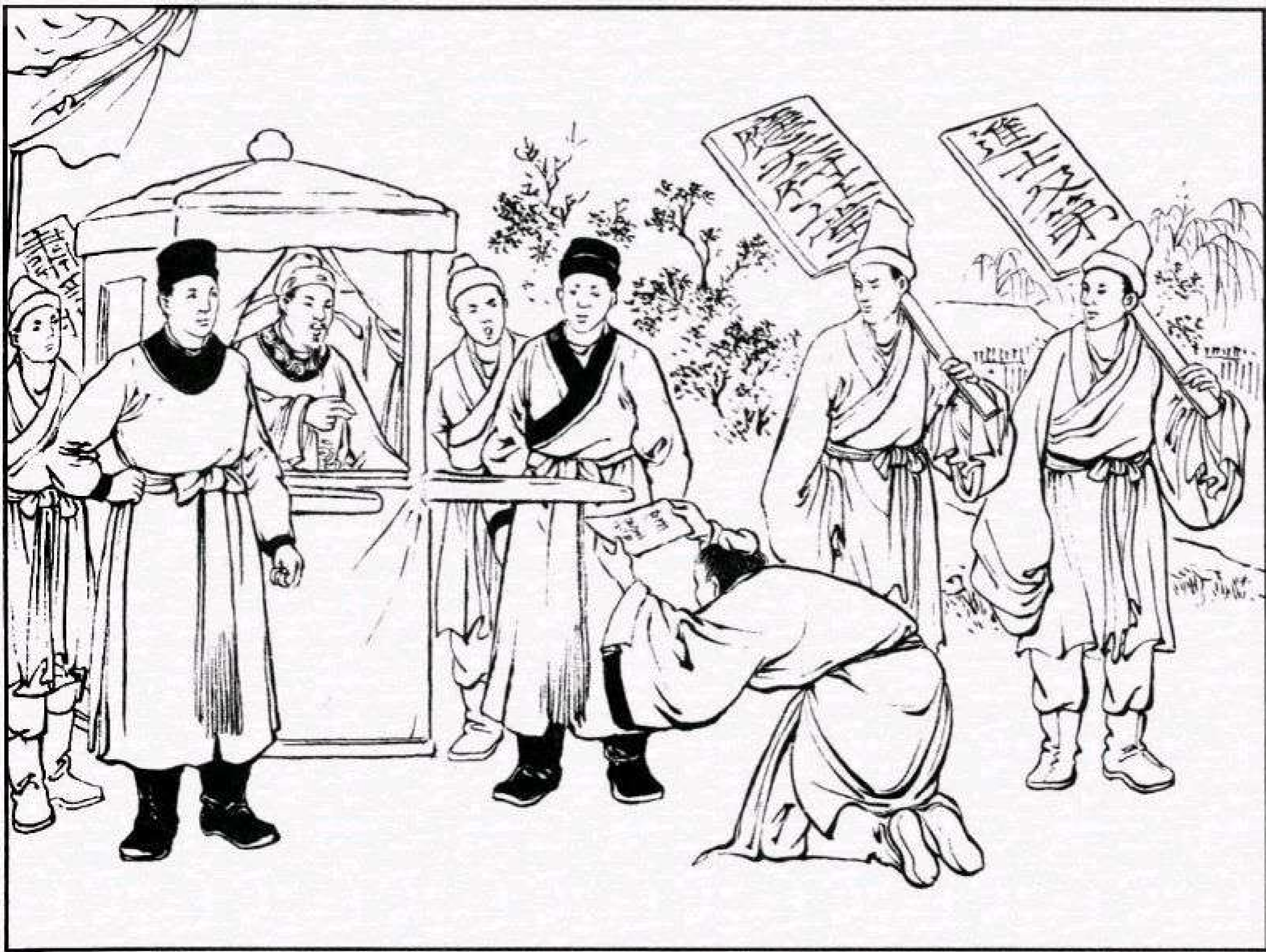
薛蟠余怒未息，撒下冯渊，再命家人把拐子也打了，夺了女孩，自顾自去了。



冯渊给人抬回家里，因为受伤过重，不上三天就死了。他没有父母兄弟，只有个相随多年的家僮，名叫高义，倒是极有义气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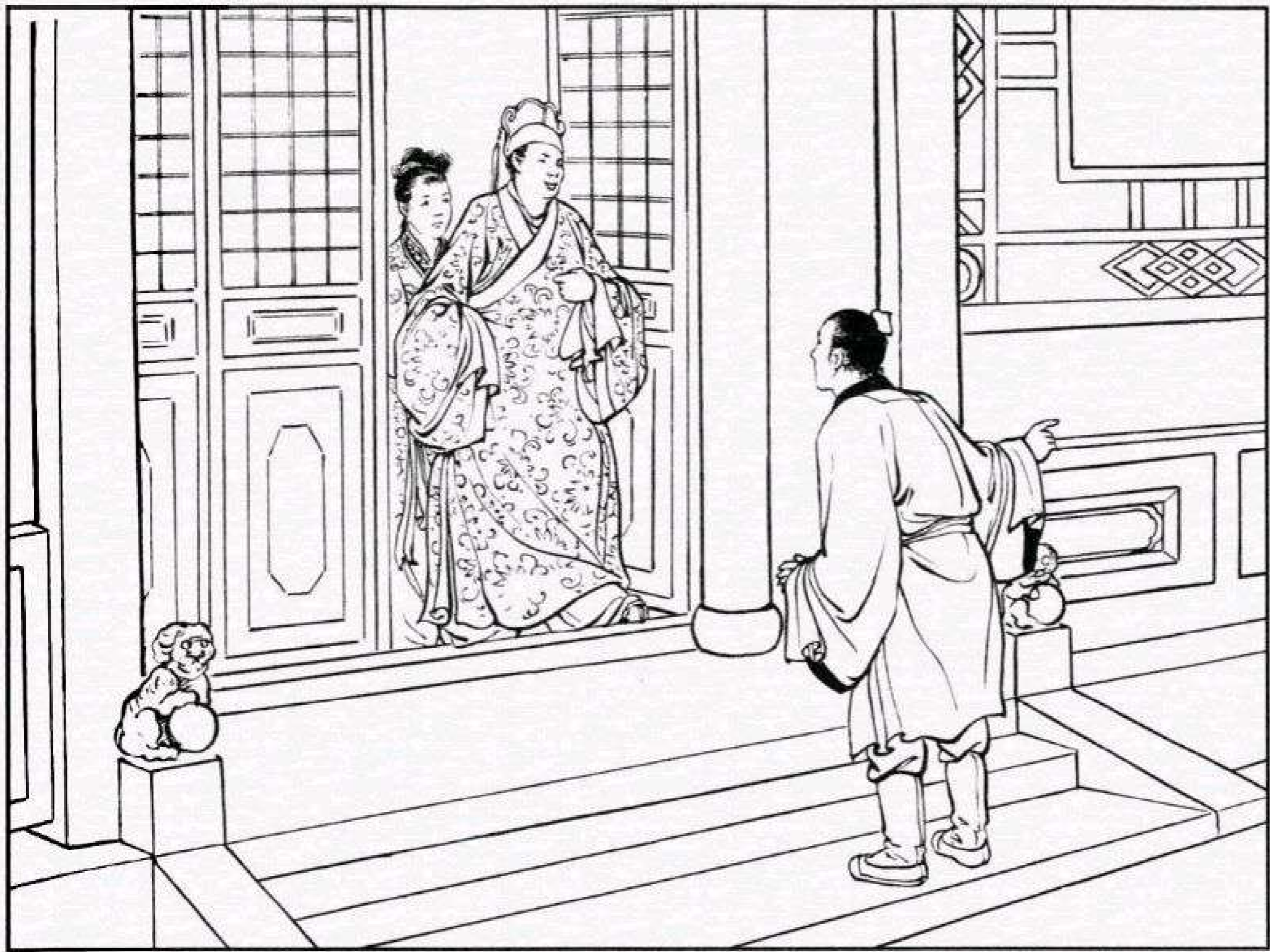
高义眼看主人被恶霸活活打死，冯家又没有人出头，大为不平，就告到应天府，要替主人伸冤。这时，正值贾雨村上任未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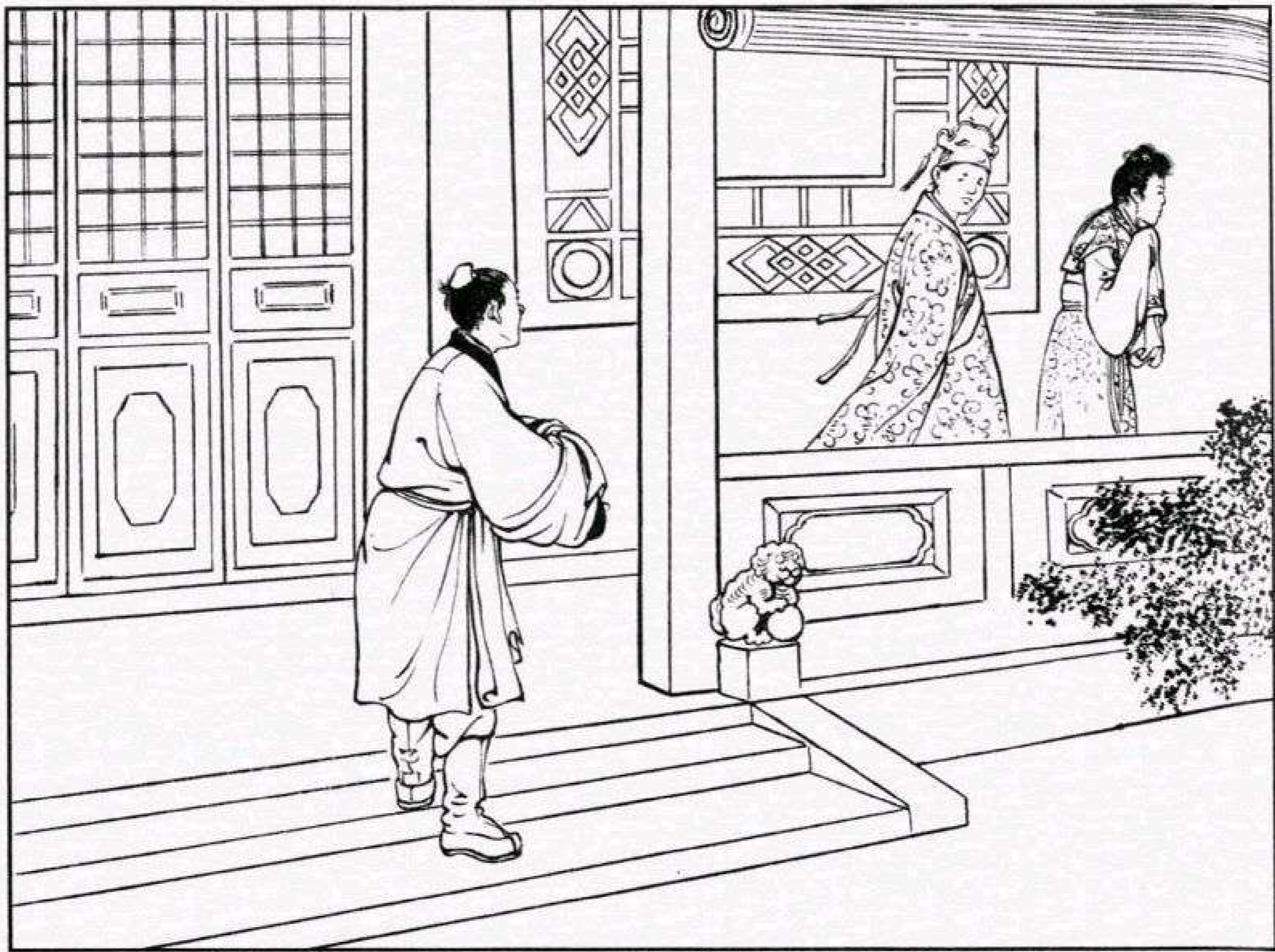
那边薛蟠闯了这场祸，毫不在乎，把夺到的女孩取名香菱，同时将家中事务托了几个老家人，打算自己带着香菱，上京一游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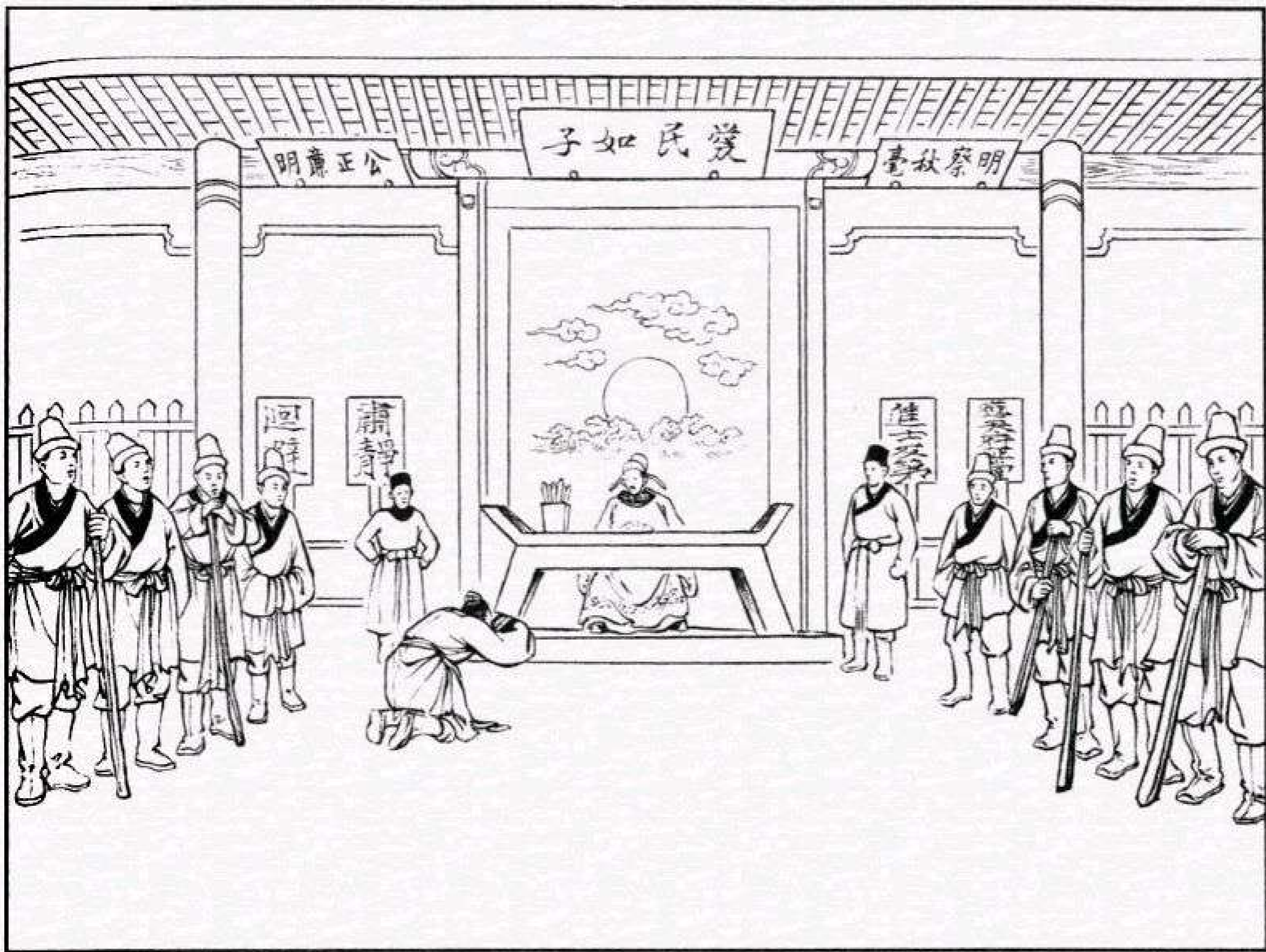
正要择日起程，外间便有些风声，说是冯家已向应天府告状。薛蟠付之一笑，像是没事人一般。



薛蟠心想：听说新任应天府原是靠我姨父贾政就任的。让他们告去，怕些什么！即使人命关天，花上几个钱，也没有不了的。



再说那贾雨村坐堂，见是一件人命官司，细看状纸，是两家争买一女，各不相让，以致殴死人命。现今凶手拿不到，只有原告在下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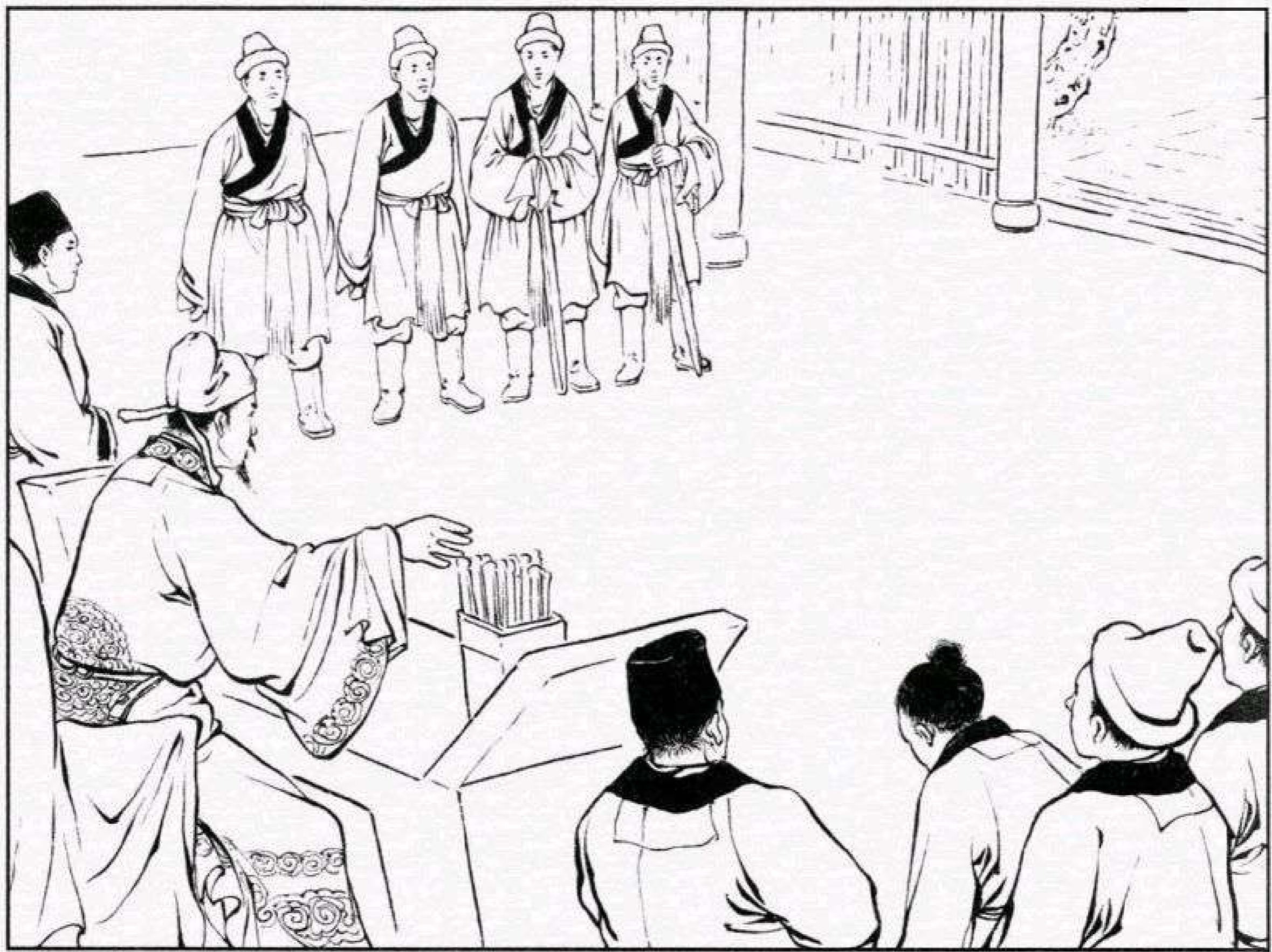
雨村便先审问原告。那原告道：『小人的主人冯渊那天买了个丫头，不想薛蟠倚财仗势，定要夺取，将我主人打死，求大老爷拘拿凶手到案。』



雨村听了大怒，拍案喝道：「哪有这等事！打死人竟白白地走了，敢是没有王法了么？」



堂上鸦雀无声，只见雨村伸手到签筒里，拿起一支火签，要差公人立刻将凶犯拿来拷问。



这时，原在公案旁站着的一个门子，忽然向雨村使眼色，暗示不要发签。



雨村一怔，只见那门子还在使眼色，只得停了手，推托要细究案情，暂命退堂。



贾雨村回到里面，命众人退去，单唤这门子进来，想问个究竟。



『老爷这几年来加官进禄，就忘了我了？』

这门子也会意了，连忙上前向雨村请了安，笑道：



雨村想了一会，说：『我看你十分眼熟，但一时却想不起来。』门子笑道：『老爷怎么把出身之地竟忘了？老爷还记得葫芦庙的事么？』



原来这门子本是葫芦庙里一个小和尚，当年服侍过雨村。自从葫芦庙遭火灾，他无处安身，便蓄了发，改名王升，在这里当了门子。



雨村哪里想得起，忙笑道：『原来还是故人。』便赏他坐了说话。王升连说不敢。雨村说：『但坐不妨。』王升才侧身坐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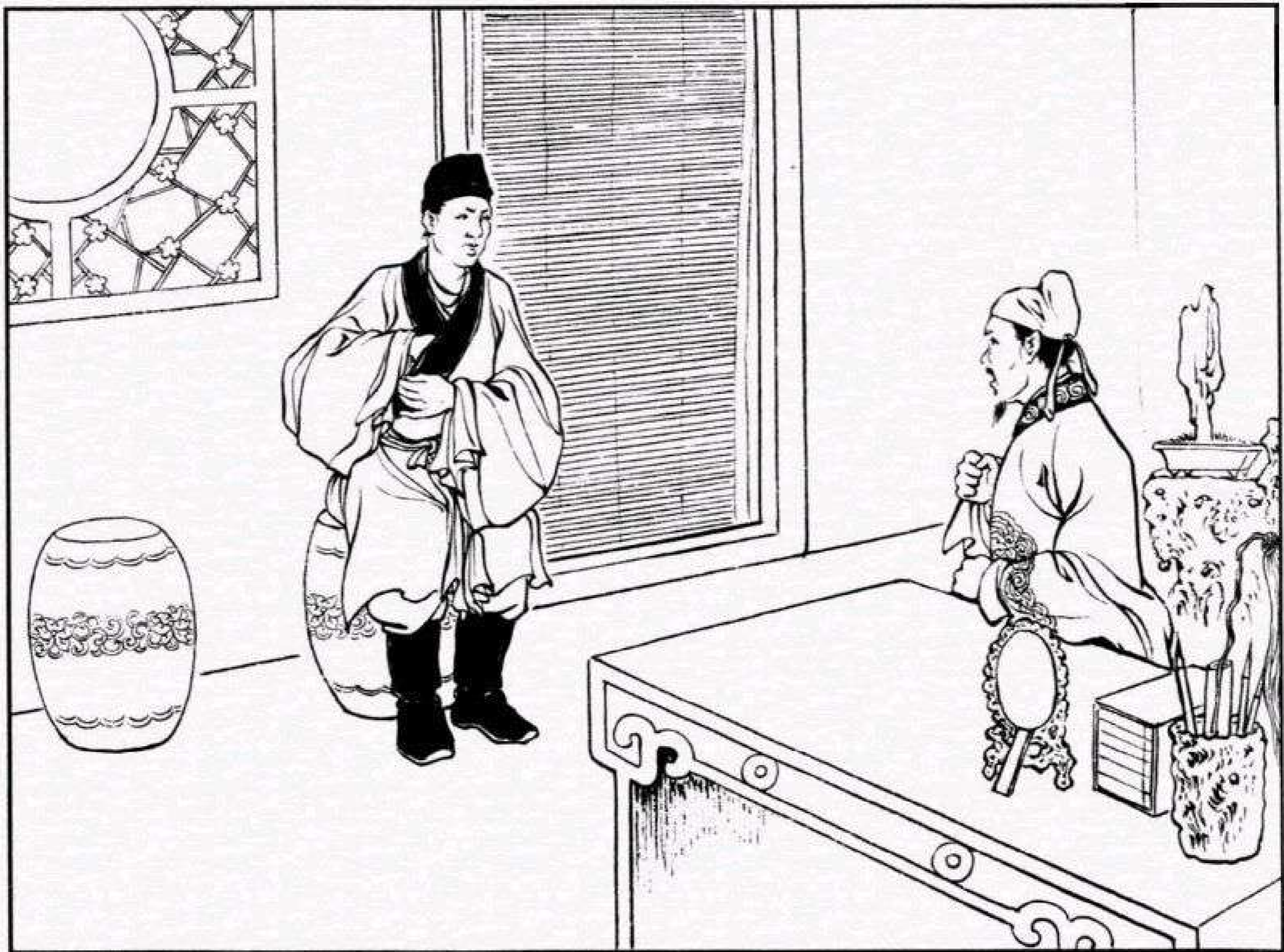
雨村便问：『刚才坐堂的时候，我正要发签捉拿凶犯，你却在一旁使眼色，这是什么意思？』



王升道：『老爷荣任到此，难道就没有抄一张本地的「护官符」来不成？』雨村不懂，忙问道：『什么叫「护官符」？』



王升笑了笑，说：『如今凡做地方官的，都要记住本地最有权势的大乡绅名姓。倘若不知，不但官职保不住，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！』



王升一面说，一面从腰袋里取出一张抄好的『护官符』来，递给雨村。



雨村看时，上面写的是几句童谣似的东西。



贾雨村正把『护官符』反复阅看，忽门上来报：『王老爷来拜。』雨村叫王升等一会，再有话说。自己端正衣帽，到外间会客去了。



这『王老爷』就是现任京营节度使王子腾，也便是薛蟠的舅舅，如今为了薛蟠的事，特来请贾雨村帮忙。



隔了好一会，雨村才回到里面，仍和王升谈『护官符』的事。王升说：『这上面所写的四家，不是豪门，便是贵戚，老爷想是有数的了。』



王升又说：『打死人命的薛公子，就是「丰年好大雪」之「薛」，和其余三家都是亲戚，贾贵妃正是他的表姊，老爷如今拿谁去？』



雨村听说，便笑问王升：『看不出你倒熟悉这地方的情形，这般说，却怎么了结这件人命官司呢？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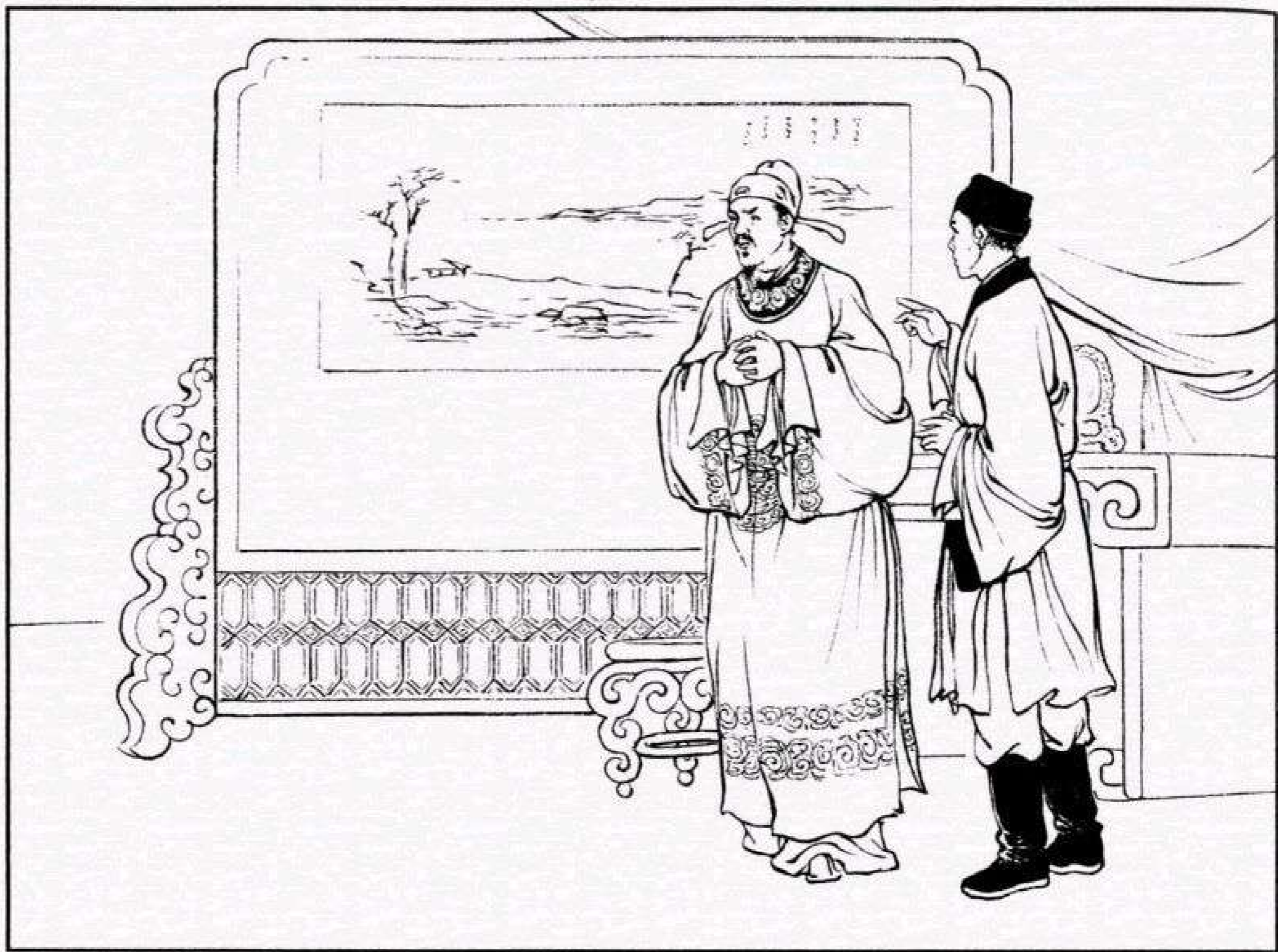
王升笑道：『不瞒老爷说，不但这凶犯的行踪，小的知道，连这拐子我也知道。这且别说，老爷可知道这被卖的丫头是谁？』



雨村说：『我如何晓得？』王升冷笑一声：『这人还是老爷的大恩人呢！她就是葫芦庙旁住的甄老爷的女儿，小名英莲的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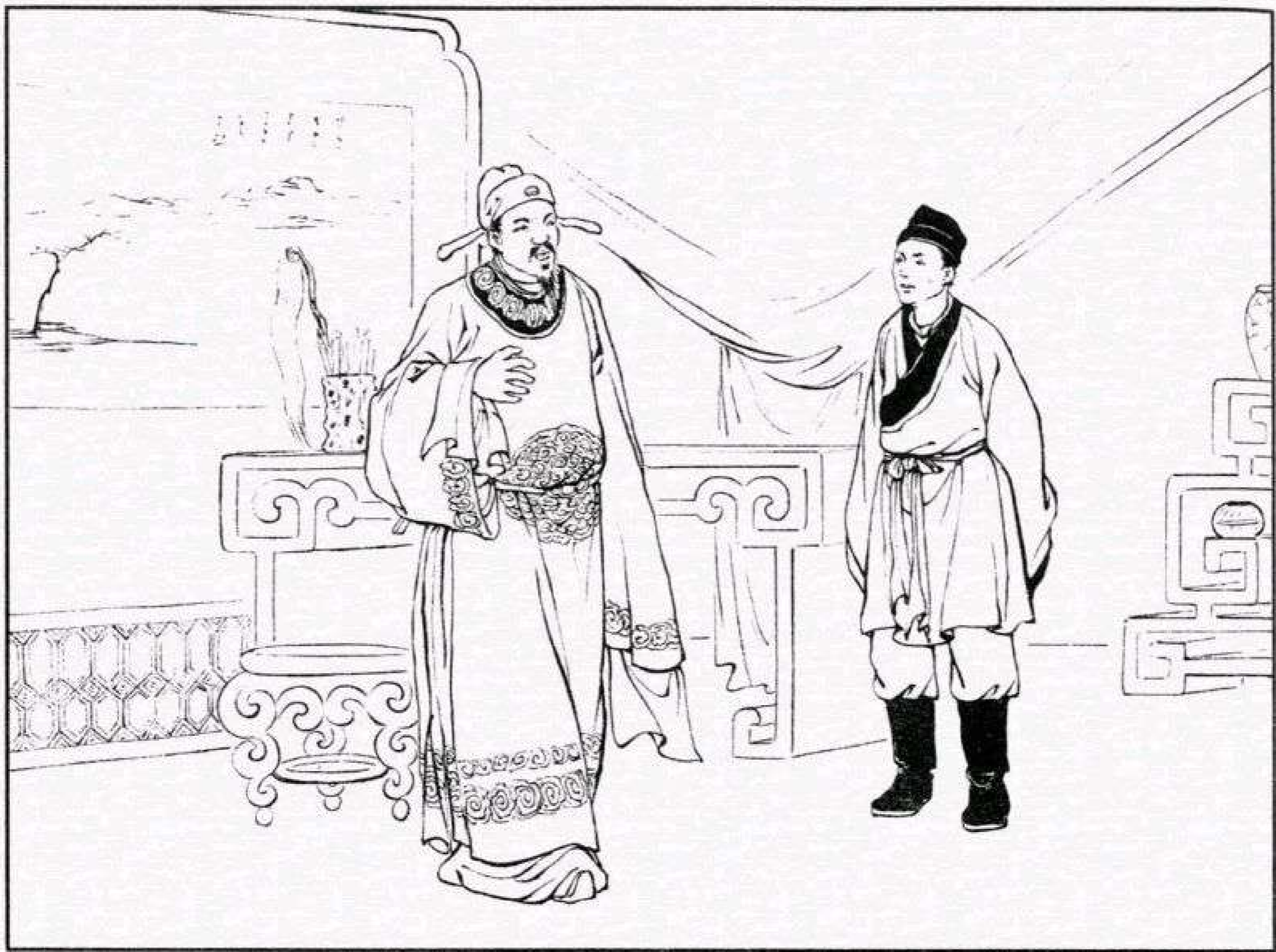
雨村骇然，急忙问道：『原来是她！我只听甄老爷遭火灾烧了后，投他岳家去，一直没有相见，怎会有这等事呢？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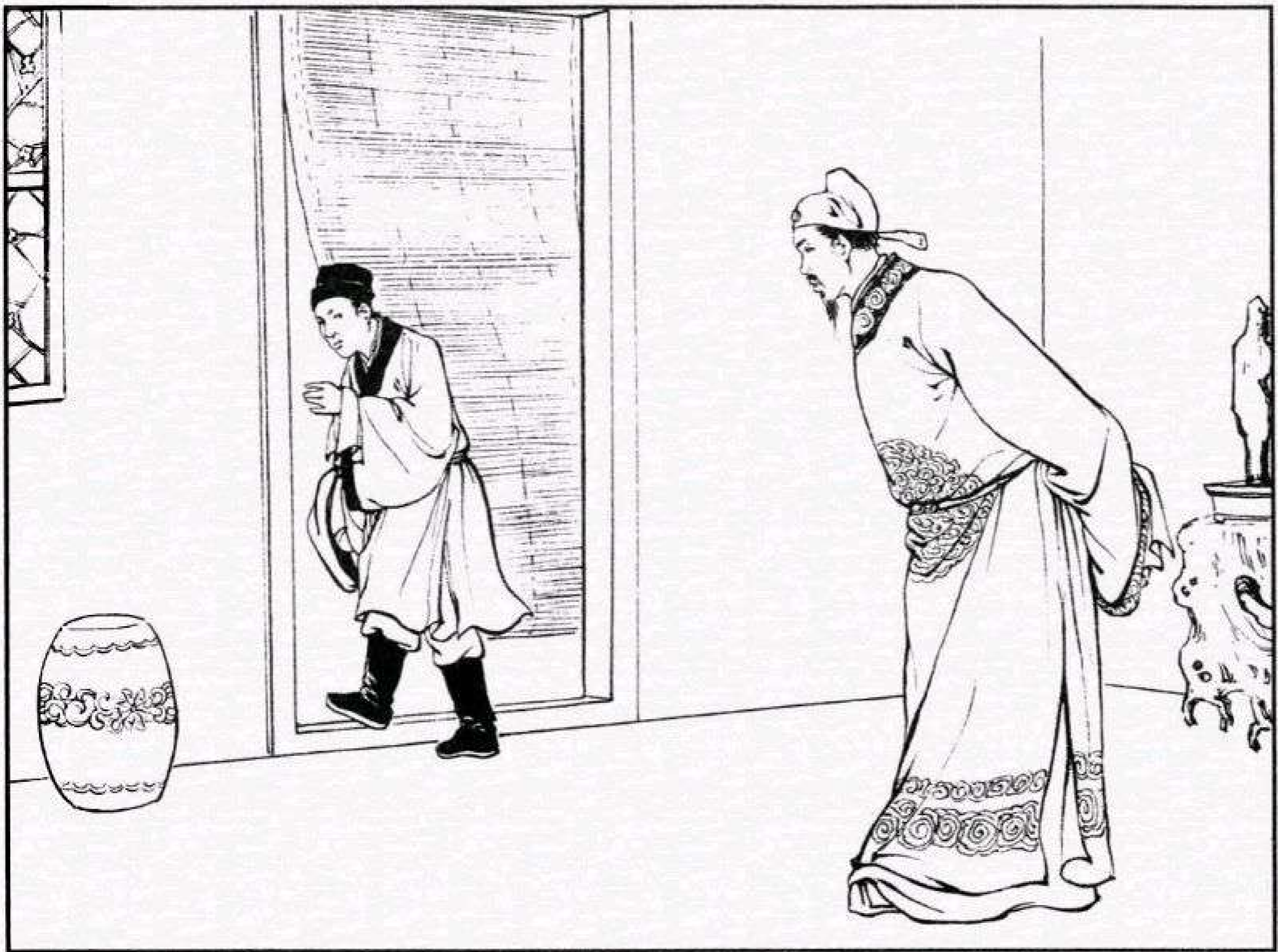
王升告诉雨村，英莲五岁被拐，拐子把她养大了，到此地来卖，恰好租住他家的房子，因为英莲眉心有一颗胭脂痣，所以还认得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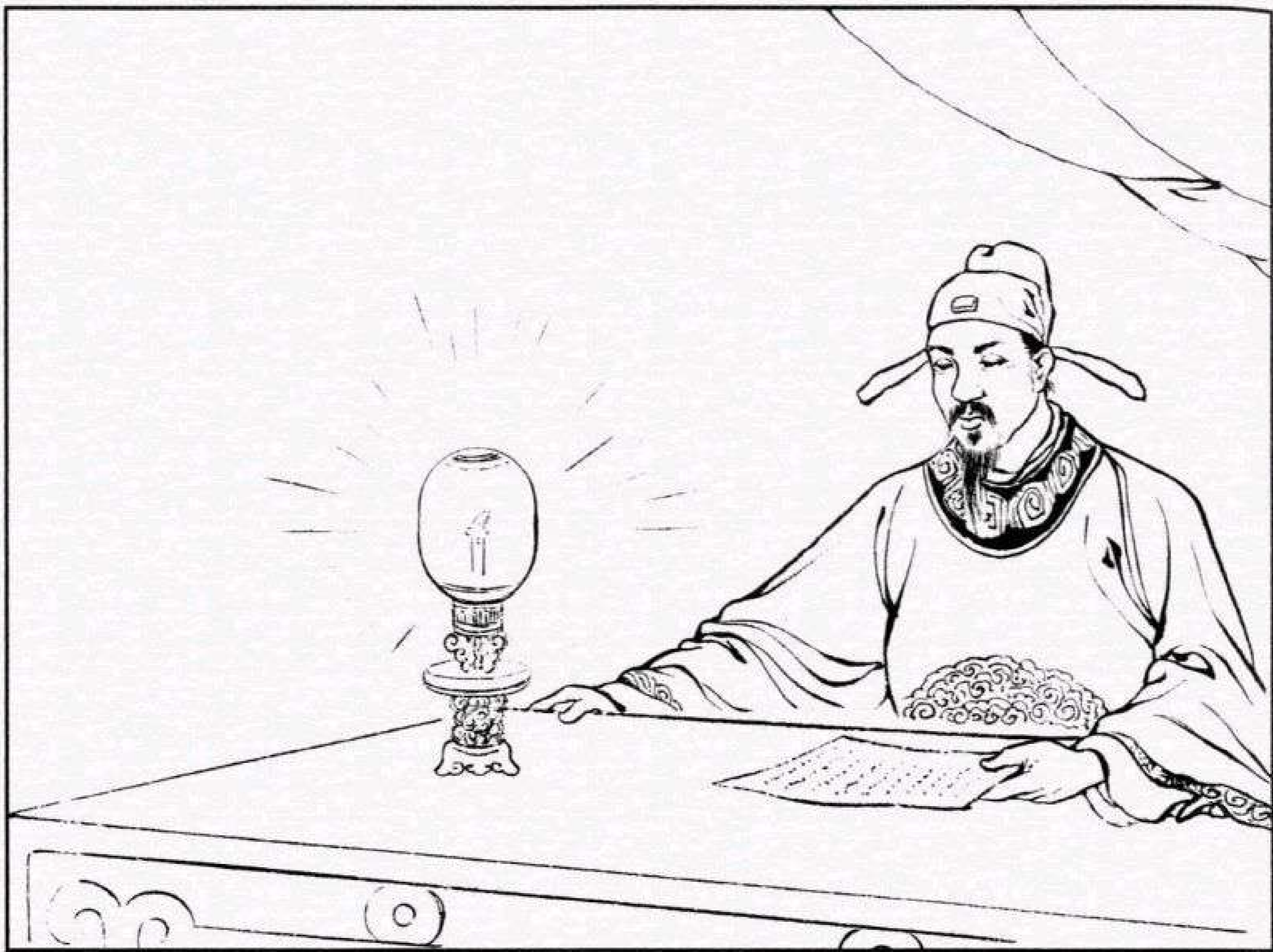
雨村听了不胜叹息，心想：真是太作孽了，这英莲受了拐子几年磨折。果然嫁了冯渊，倒是一件美事，偏又生出这场风波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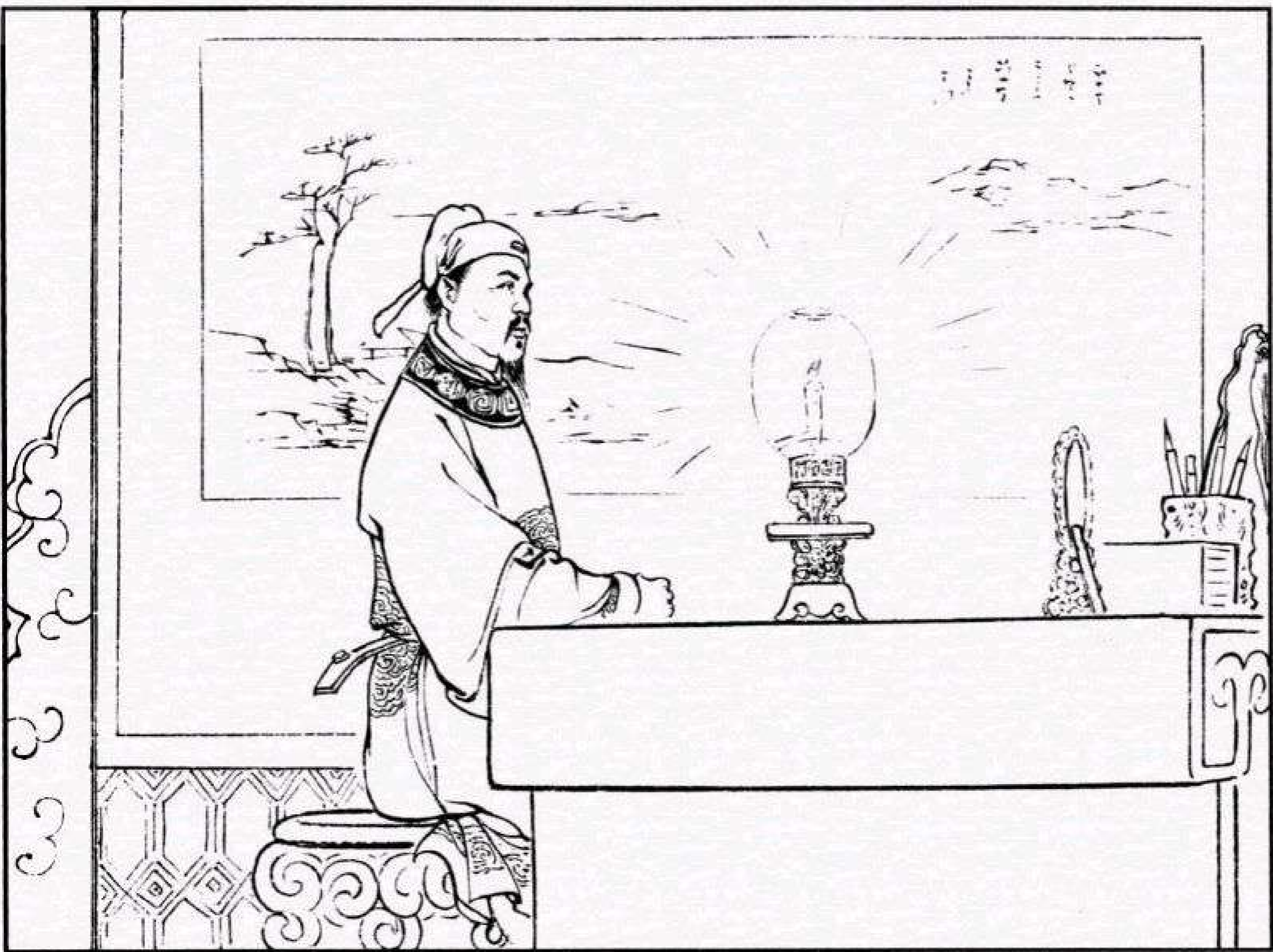
再一想：这官司如何断才好？王升见贾雨村只管低头沉思，知道他上了心事，必有为难之处，连忙起身，退了出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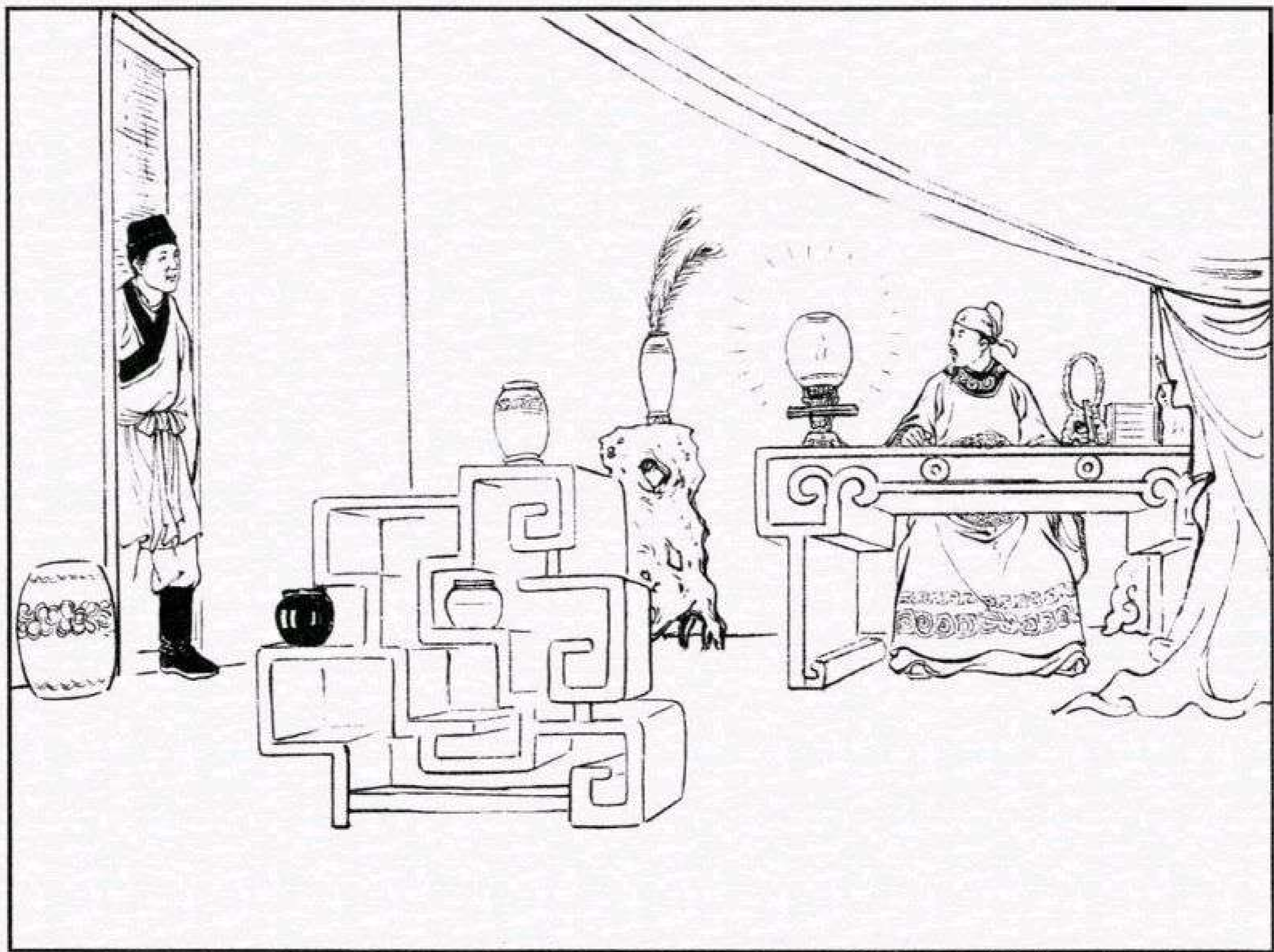
王升退去以后，贾雨村还是想不出主意：论理，甄家是自己恩人，而这桩人命官司，根本曲在薛家……



可是他又想着：自己好容易靠着贾政的力量，复了官职，刚才王府又来拜托，这个人情要是不做，自己的前程岂不就就此断送？



雨村低了头，只管考虑着这件案子的利害，不想王升又笑嘻嘻地进来了。这时，雨村心里已打定主意，却假意和王升商量怎样了结此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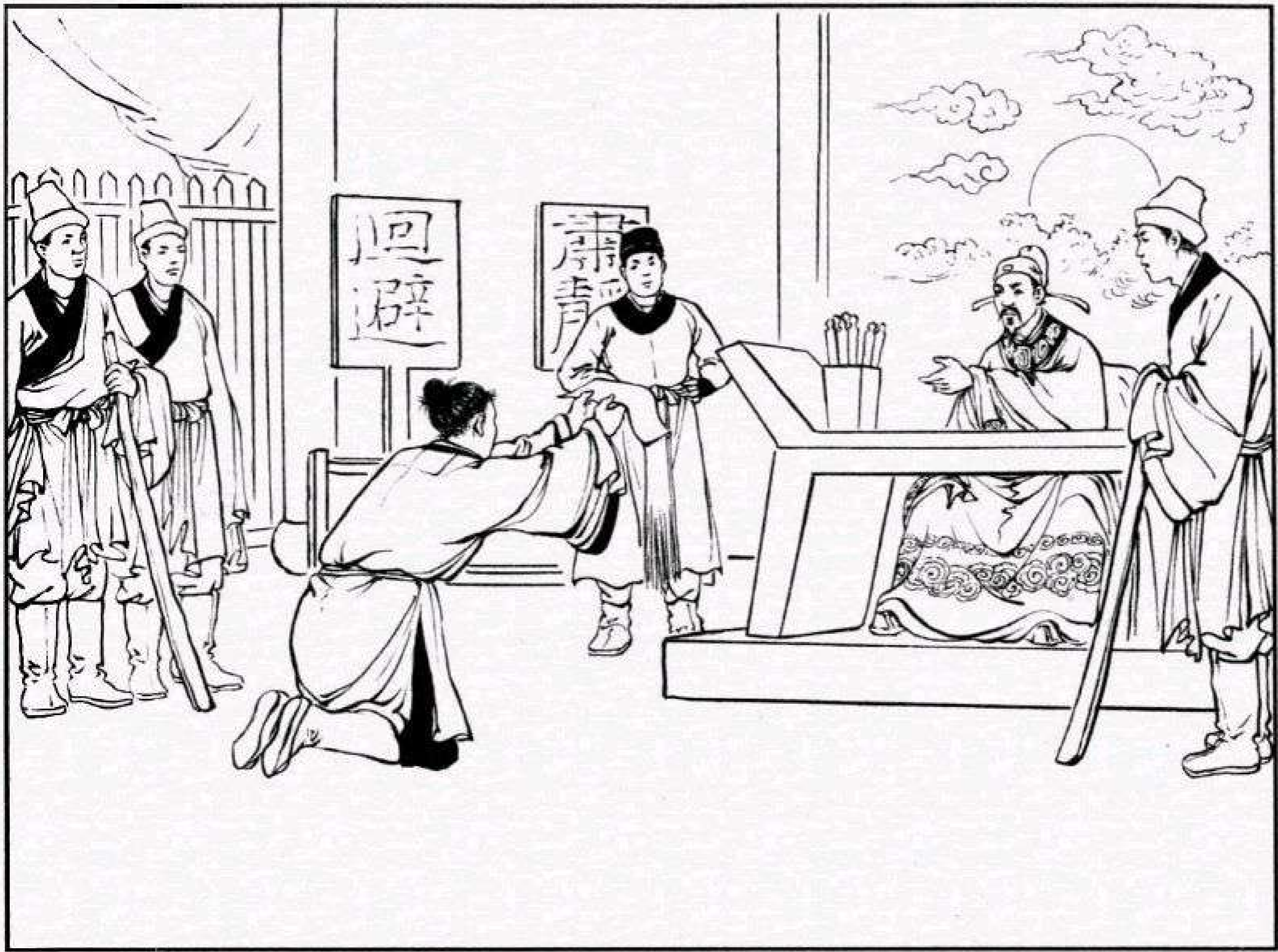
那门子还以为贾雨村真个把他当心腹看待，便凑近一步，在雨村耳边如此这般说了个大概。



雨村假意踌躇道：「你说的何尝不是，但事关人命，岂可徇私枉法？我是不忍这样做的。」雨村嘴上虽这么说，但到底还是同意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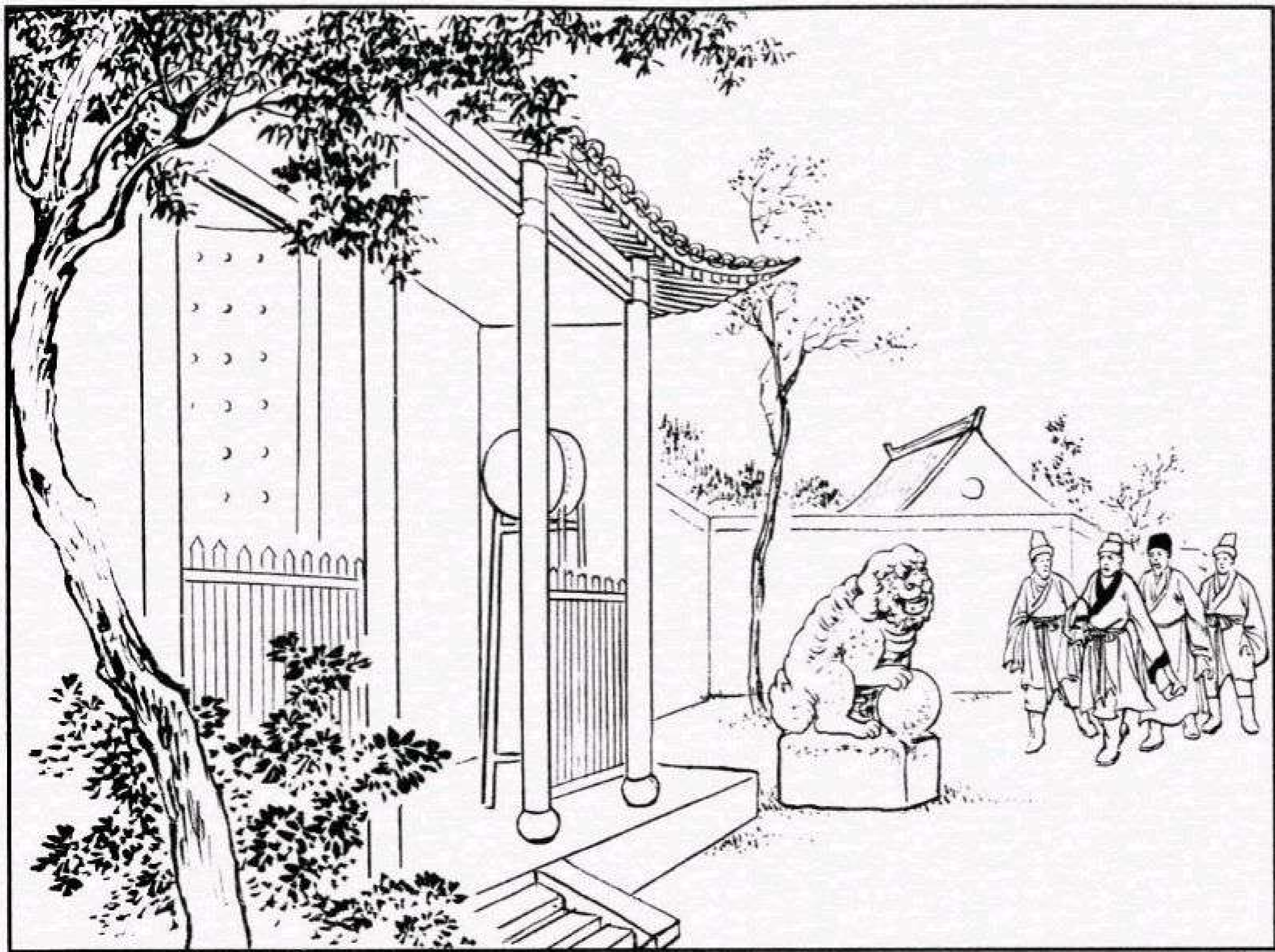
次日，贾雨村坐堂，审问原告和拐子。那原告还是先前的话：『凶犯主仆现都逃走，求大老爷拘拿凶犯，除暴安良。』



当下雨村便虚张声势，大骂凶手仗势倚财，横行不法，当堂批了文书，发下火签，务要拿住凶犯，再行审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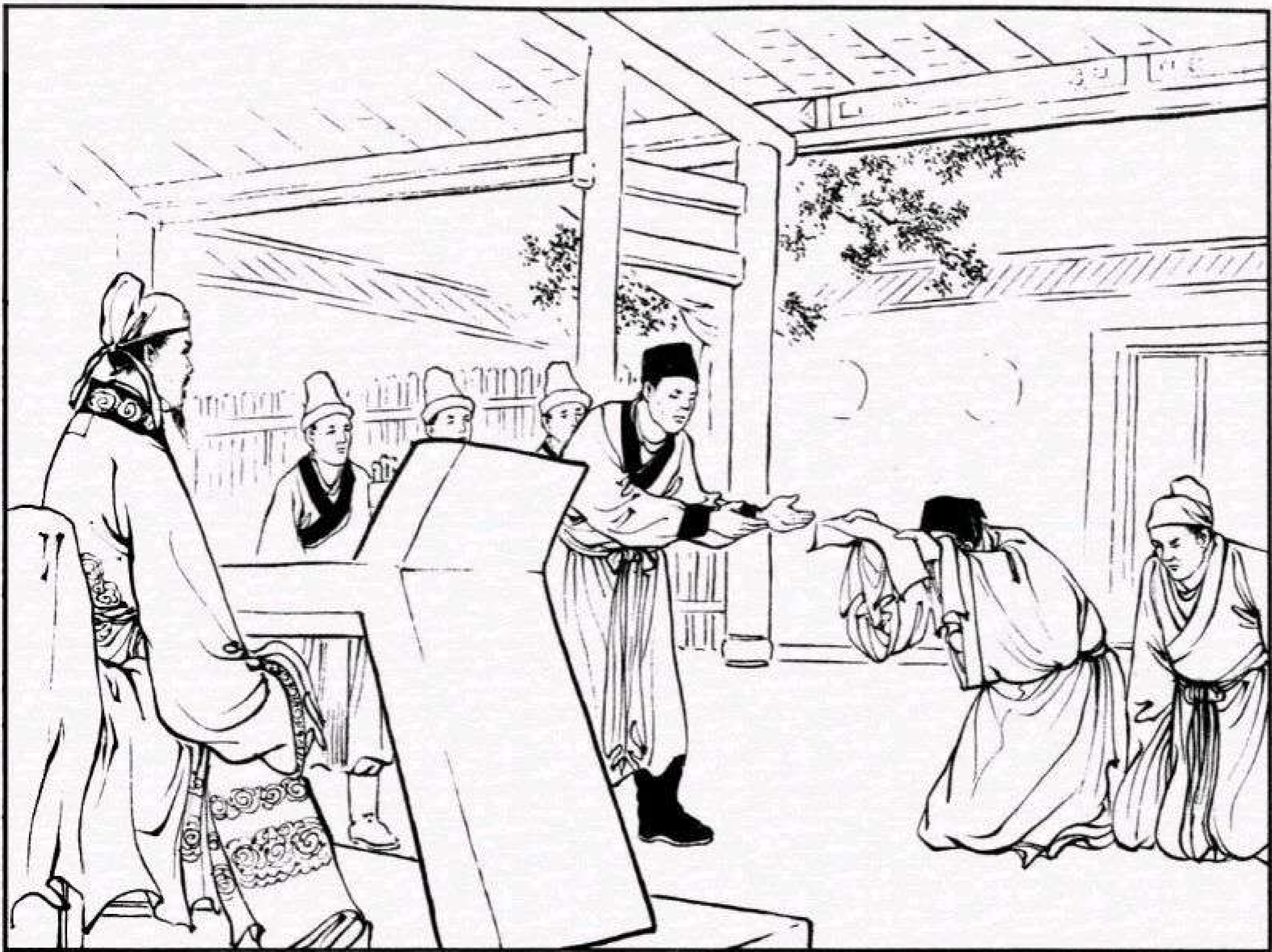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，这时薛蟠早已在京城里逍遥自在了，叫公人哪里拿去？贾雨村明知其然，却又装作怒不可遏，命将薛家族人、仆人拿几个来。



抓来的几个族人和家奴，原是王升已经暗中关照了的，一上堂，就齐声说：『薛公子自闯祸后，忽然得了急病，不上半天便死了。』



原告如何肯信，贾雨村便喝道：『既有这等事，也要凶犯的族人和地方上绅士共递一张保呈，方能取信！』



这保呈也是早就预备好的，待呈了上去，贾雨村装着无话可说。原告明知其假，也无可奈何。



雨村见原告已被折服，忙做好做歹，判了薛家出银五百两，与冯家做棺殓之费。原告人孤势单，不得不屈从了。



剩下那个拐子，着实受了拷打。雨村因为这场祸事皆由他而起，同时也想借他做个口碑，所以做了一篇很严厉的判词，把那个拐子依法处治。



此案既了，雨村连忙修书两封给贾政和王子腾，信上说：『令甥之事，业已了案，不必挂怀。』



贾雨村胡乱判了这件命案，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。可是当地的人都明白这个新任知府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要的是勾结豪门、徇私枉法的把戏。



再说那王升自命为雨村贫贱之交，又出了主意了结此案，以为迟早会给他好处，不想雨村却另有一番打算。



雨村深怕王升泄露秘密，又防他居功要挟，后来到底寻了他一个不是，把他革职，发配到远地去了。



乱判葫芦案

红楼梦之一

原著 曹雪芹

改编 潘勤孟

绘画 刘锡永 江南春

责任编辑 陈元山 赵麟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50 印张 2.16

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000